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6/PV.7  
2 October 1991

CHINESE

SEP 7 1991

UNISA

## 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 第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9月24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希哈比先生 (沙特阿拉伯)  
嗣后：恩亚其伊先生 (副主席) (坦桑尼亚)  
嗣后：罗杰斯先生 (副主席) (伯利兹)

-- 斯威士兰王国元首姆斯瓦提三世国王讲话  
--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阿马塔·卡布阿先生讲话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韦于吕宁先生 (芬兰)  
皮涅伊罗先生 (葡萄牙)  
中山先生 (日本)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先生讲话

下列人士发了言：

卡先生 (塞内加尔)

阿富汗共和国总理法斯尔-乌尔-哈克·卡利克亚先生讲话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 下午3点10分开会

斯威士兰王国国家元首姆斯瓦提三世国王陛下的讲话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斯威士兰王国国家元首的讲话。

斯威士兰姆斯瓦提三世国王陛下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厅。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斯威士兰王国国家元首姆斯三世国王陛下到联合国来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姆斯瓦提三世国王(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说我非常高兴地回到联合国总部,并感到非常荣幸有这样一次机会在大会讲话。我给大家带来非洲特别是印德罗乌卡斯王后和整个斯瓦士民族的问候。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受之无愧地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46届会议的主席。斯威士兰相信你那经过证明的对国际事务的经验、你杰出的外交技巧以及毫无疑问的领导能力将确保我们在本届会议要讨论的重要问题的审议取得成功。

我还要祝贺大会的其他官员被选入本组织的事务的神精中枢机构。他们的能力和技巧关系极大,我们相信他们会成功。

主席先生,我要表示我国对于你的前任吉多·德马尔科先生的感激和赞扬,他与他能干的同事一道如此成功地指导了本组织的事务。我们的确要感激他的技巧、外交和领导。

我今天到这里来是要重申斯威士兰拥护《宪章》和联合国理想的保证。过去十二个月的事件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表明本组织的价值,我们为是其成员感到非常骄傲并继续拥护寄托着我们世界的和平希望的理想。我们向我们的七个新会员国伸出友谊和祝贺之手,欢迎他们加入一个真正的国际家庭。

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动荡时期。我怀疑自我们的组织46年前建立以来我们是否目睹过这种全球活动。每一个新的事件都对我们指导原则的效率提出新的挑战。我骄傲的说我们正在本着作为联合国基础的团结和合作的精神应付这些挑战。

对我们效率最大的考验就是今年早些时候的波斯湾事件。那个局势要求迅速行

动,而我们的组织以在世界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统一合作的方式采取了行动。

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诞生,在这个秩序中所有国家的希望、理想和愿望都日益接近,这对后代是一个好的征兆。没有我们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鼓舞人心的领导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能的。对这样一个人的要求是巨大的,因为世界在每一次新的危机中都期待着他的领导。斯威士兰向使他取得如此杰出成就的品质表示敬意,我们请上帝给他智慧和力量来继续他的努力。

因为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斯威士兰关注着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的进程。我们对大多数发展都给予欢呼,但也有一些事情使我们担心。

我已经提到了波斯湾的危机,我们斯威士兰同所有的小国家一样都对在那种形势中受到威胁的原则坚信不疑,并全力支持联合国寻求迅速和全面解决的决心。

我们对联盟的所有成员在迅速成功地结束这场危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另外,我们还赞赏以色列人民的行动,他们的克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那次行动的成功。

斯威士兰对在那次冲突中双方所遭受的人员伤亡感到痛心。让那些失去生命的人们成为我们的动力,促使我们努力避免这种对抗的再度发生。

当然,最近在海湾的发展使人们再次感到担忧。各方在这一事件中的义务都是明确界定的。斯威士兰完全支持联合国决心确保那一地区不再经受如此的灾难。让我们祈祷,让我们的决议获得遵守,让温和和节制占上风。

在这方面,我们也支持正在进行的为寻求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获得永久解决的努力。斯威士兰一贯提倡把谈判桌用作为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我们坚信,沿着这一方向,终将获得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解决办法。

欧洲仍然是全球注意力的焦点。想到在我首次有幸在大会讲话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东欧的政治地图已经改写,这真是非同寻常的变化。

这些新兴的国家改造了其意识形态,并痛苦地经历着无可避免的初期性问题。斯威士兰对所有那些正在经历这一切的国家表示同情。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有价值

的东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不经磨难就取得的。我们请求上帝给予忍受这一切的力量。

我们痛心目睹着南斯拉夫的暴力事件，因为内战是所有冲突中最令人可怕的战争，正困扰着这个不幸的国家。一切支持迅速和平地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努力都应得到鼓励。我们正期待着永久有效地停火和以对话的方式恢复稳定。

斯威士兰对美国和苏联着手进行削减军备的进程感到鼓舞。我们的集中目标就是使世界免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因此，我们欢迎两个超级大国所作出的努力，它们的努力给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以使它们采取同样的看法。

以非宪法的方式推翻苏联总统的企图以失败告终，这又一次显示了我們正在经历着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合作。那些企图将其意志强加在大多数人头上的一小撮所采取的行动遭到了全世界的几乎是同声的谴责，这在恢复稳定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并显示出国际团结的力量。

斯威士兰正抱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朝鲜半岛上的发展，并希望南北之间的争端能够获得早日解决。因此，我们欢迎大韩民国总统及其人民为进行对话所作的努力，我们鼓励他们并祈求他们的成功。

无论我们在近期获得了怎样的成功——的确对我们联合国会员国来说，是有很多值得自我庆幸的理由——但是，人们痛苦地看到为了纠正在世界范围内如此明显的许许多多的不均衡仍然需要作出许多努力。

作为一个非洲国家的元首，面临着我们的局势持续恶化、南北的经济差距触目惊心扩大的局面，我感到我有重大的责任来谈一谈我们大陆的情况。

有关数字都是看得见的。我们可怜的经济增长率、巨大的外债和低产出只不过是非洲的令人沮丧的故事的一部分。战争、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所造成的后果共同导致了一幅看上去可说是我们未来的完全是阴暗的画面，而这种景象可能会阻挡我们试图找到解决办法的视野。

主席先生，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在这里不仅代表我的王国，而且还作为拥有18国

成员和2亿2 000万人民的东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地区管理局的主席。优惠贸易地区以及其他形式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对我们大陆的经济前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之所以建立优惠贸易地区，是为了提高我们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提高不是依赖其他人的慈善，而是通过联合我们的资源和才能，为我们的经济问题找到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

我们希望区域合作的加强能够减少我们对发达世界资源的依赖，因为发达国家一直在改变优先项目并寻求新的援助目标。

从我最近对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的访问中，以及从上星期在华盛顿同世界银行官员的会见中，我重新获得保证，至少在目前，发达世界并不计划牺牲其对非洲的援助，而偏向其他受援对象。

但是，为了取得真正的经济安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自我激励和自给自足上，提出坚实可靠和持久发展的经济纲领，这样我们才能够着手建设，为子孙后代带来我们迄今尚未得到的稳定。

为了取得成功我们无疑需要帮助；但是有正确的帮助和坚定的承诺我们必将成功。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援助的范例已经在作为《联合国非洲经济复兴和发展行动方案》基础的各项理想中体现出来。尽管各国代表团都在特别会议上表达了善意和承诺，但迄今尚未取得积极成果。我们期望对这一方案的改进情况进行监测。

我们当然了解，在经济上打胜仗，只是这场战役的一部分。非洲仍在经历重大社会和政治动荡，其许多影响正在拖延我们大陆的经济复兴。

从积极的方面看，我们已高兴地目睹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安哥拉实现停火，莫桑比克敌对派系之间开始对话，以及南非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

非洲之角、乍得和利比里亚的局势仍使人们感到关切，我们只能祈求迅速结束这些问题，并支持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些问题。

斯威士兰当然特别感兴趣地关注着莫桑比克和南非的局势。我国一贯以好客著称，我们一贯遵循不侵略和通过讨论而不是对抗解决所有争端的政策。

我们目前已接纳了因影响我们友好邻国莫桑比克的各种问题而逃出来的大约75 000名难民。这个数字几乎是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并显然造成了我国资源的紧缺。因此,我们欢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对协助我们从事这项任务以至在其所有其他业务领域所作的各项努力。

同时,莫桑比克仍受到内战的搅扰。在我们受到各敌对派系之间对话迹象鼓舞的同时,我们要强烈呼吁本机构对解决这场危机给予更有效的支持。因这种悲惨局势而受苦受难的莫桑比克人太多了,该国理应得到我们的帮助。

我要正式表示斯威士兰对目前南非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支持。我们相信各方对改革进程的承诺,我们鼓励为新南非制定一项各方均可接受的蓝图,以此成功地结束谈判。

我们还不至于幼稚地认为这一进程会轻而易举。我们正在目睹伴随任何根本性变革而来的各种问题,我们悲哀地知道,这些问题将不会一夜消失。但是,我们同样相信有必要进行变革,并相信南非人民将找出符合各集团愿望并永远结束暴力的方法,长期以来暴力一直是那里生活的特征。

我们区域希望南非完全参加我们各种合作组织。我们经济集团的未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区域这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参与,各方代表令人可喜地出席我们的会议表明他们愿意今后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斯威士兰又如何呢?我们王国继续以和平的方法走温和的道路。今年我们已经接受优惠贸易区管理局主席职务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副主席职务,从而承担了额外的区域责任。我们最认真地致力于这两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因为它们使我们对未来经济稳定抱有最美好的希望。

虽然传统和我国独特的文化对我们有强烈的影响,但我们并非停滞不前。我们承认有必要进行变革,不是简单地为了变革而变革,而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并使我国大多数人民获益。我们行动的优先次序反映了任何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项目,其中有教育、卫生和就业。

上帝赐予我们秀丽的土地,我们决心保持这种状况。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促进提高环境意识的倡议;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宣传,以便使斯威士兰人开始意识到其新的环境责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我们将积极参加明年在巴西召开的会议,并积极地执行任何建议。

最后,让我重复一遍,斯威士兰骄傲地重申其对联合国理想的承诺。最近发生的事件使我们大家都有很好的理由对我们的集体成就感到高兴,并激励我们以重新焕发的活力和决心处理各种剩余问题。

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表达青年人的观点感到非常荣幸,我要说的是,我相信大会在这里的行动有益于我这一代人的未来。

让我表示,斯威士兰对以任何身份为联合国工作的各位所取得的成就深表赞赏和敬佩,同时我们保证,我国对联合国为谋求国际和平、稳定与各国间合作的目标在全世界履行其多项不同的职责继续予以信任。

谢谢各位听取我的发言,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斯威士兰王国元首刚作的发言。

斯威士兰姆斯瓦提三世国王陛下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下午3点40分会议暂停,3点50分继续开会。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阿马塔·卡布阿先生讲话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阿马塔·卡布阿先生阁下讲话。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阿马塔·卡布阿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会厅。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很荣幸代表大会欢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阿马塔·卡布阿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邀请他在大会讲话。

卡布阿总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我们相信你的任职将会获得圆满成功。

秘书长先生,我们对你杰出的领导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钦佩,特别是在最近的中东危机当中,你能够重新确定并加强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合适的维持和平力量的作用。

我还想借此机会代表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向其他六个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成为联合国会员的国家表示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我今天非常荣幸作为联合国一个新的会员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代表在大会讲话。一个星期前,我国国旗在这宏伟的大厦外面升起,加入了其他会员国国旗的行列。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我最崇高的期望之一得到了满足。我得到了非常礼貌和周到的接待,为此我的国家和我本人向所有会员国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将永远心怀感激。

当人们在大幅的世界地图上寻找马绍尔群岛时,他们可能很难找到,因为马绍尔群岛是用小点表示的。这些小点代表着34个环礁和珊瑚岛屿,其平均海拔刚刚超过一米,分布在太平洋中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心。马绍尔人口总共大约45 000人,是2 000多年以前划着独木舟、越过无航海图的海洋找到我们的岛屿并在此定居下来的那些航海家的后代。在这个偏远、气候温和的环境中,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发展了我们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和本组织的许多国家一样,马绍尔群岛在十九世纪经历了与外国的重要的接触,这些接触在某种程度上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方向。在过去的这个世纪中,我们直接经受了战争的蹂躏,为维护和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被别人统治,同时为自己学习和发展现代民主政府的框架和机构。我们保留了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同时寻求经济发展,以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最后,这些表面上的矛盾恰恰使马绍尔群岛从一个孤立和传统的太平洋岛屿社会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在以其会员国的主权平等原则为前提的这个世界组织中占有其位置。

请允许我在这里停一下,来干我的顾问告诉我那些沦为殖民地一个世纪以后主权刚刚恢复的国家不常做的一件事情:赞扬我们殖民地的最后一位管理者,而这位



管理者正是本组织为我们设立的。事实很清楚,如果没有我们前托管国、现在我们以平等关系相处的好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我们永远不可能走得这么远。当然,我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

我希望声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将遵循《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我国政府承诺将作为本组织一个负责的成员国行事。我们热切和真诚的加入那些努力将对世界的忠诚作为对国家忠诚的补充的人的行列。

马绍尔群岛以巨大的兴趣注视着过去两年里发生的事件。尽管我们不是这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然而我们感受到了目前世界趋势的影响。人们对这些事件长期看法也许各有不同,但有两点似乎相当明确。

首先,正如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所设想的,联合国有根本的必要使世界各国能集体的考虑和解决国际安全的问题。尽管会员国在这方面会继续存在分歧,但联合国也清楚地表明它具有潜力也有能力解决国际争端,回顾世界和平。

其次,在经济和社会进步与发展方面,联合国是唯一能在全全球规模上现实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机构。组成联合国的各个大小、贫富不同的会员国之间的极大分歧只能通过联合国本身来调解和协调。

的确,也许是关于联合国作用的第二点会在将来提出最大的挑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创始以来,首要的挑战一直是解决国际争端、安全、政治和与所谓的冷战有关和由冷战引起的问题,以及随着新生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非殖民化问题。无疑,许多这类问题将继续需要得到注意,由联合国来发挥主要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和睦奠定必要的基础。马绍尔群岛认为现在是联合国认识到世界各国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给予这类问题更多更广泛注意的时候了。

尽管国际安全问题与经济和社会问题有着不可抗拒的客观联系,但人类生活的质量最终是世界各国和本组织面临的最重要和根本的问题。人民需要机会和自由去实现与国家计划和政策一致的自我发展。他们的努力如果不受阻挠,将必然导致他们各自的国家取得所期待的进步与发展。

认识到这一最重要的任务并去面对它是世界能够取得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我们认为这是联合国面临的最大挑战，马绍尔群岛热切地希望并期待联合国能通过献身精神和艰苦的努力为人类真正改善其状况提供必须的框架。

这种挑战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战胜。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在个人的基础上迎接这种挑战。在这方面，我想起了一位不知姓名的作者的诗句：

“如果心地正直，  
    人品就会美好。  
如果人品美好，  
    家庭就会和睦。  
如果家庭和睦，  
    国家就井然有序。  
如果国家井然有序，  
    世界就会和平。”

一个对经济与社会进步以及我们的生存本身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环境问题。

全球转暖问题——所谓温室效应——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正如我早些时候提到的，马绍尔群岛是一个完全由太平洋中央地势低下的珊瑚礁组成的国家。毋庸置疑，全球转暖给我们以及其他地理位置类似的国家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我们愿提出以下看法。

首先，对于整个问题程度的大小，全世界的科学家看法并非一致。有些人预测大气层将出现相当程度的恶化，导致海平面在今后一些年里继续上升；而其他人则认为在可见的将来，全球转暖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此缺乏一致令人十分不安，我们不知未来的情形到底会如何。

其次，作为世界上最小、最偏远的国家之一，我们除了继续在国际社会提出这一问题之外，能为缓解这一问题所作的也是十分有限。

马绍尔群岛了解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之间需要解决的头绪繁多的问题。我们赞扬并完全支持联合国最近就该议题提出的倡议。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国的努力,我们能够就这一问题的程度达成一致,并为消除、或至少减轻全球转暖的影响制订良好的办法。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充分认为到为自己的人民提供良好的教育体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已经将自己有限的资源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国民的教育。然而,我们对自己学校的水平抱有深刻的担忧。我们需要更好的学校,但仅仅通过自己的国家资源将很难作到这一点。

不过,我们设想可以通过教育的全球化在我们的群岛上建立更好的学校,为生活提供更好的开端。

当我的思想转到国内的时候,我看到在一个偏僻的岛屿上只有一间房子的学校里,一个光着脚的儿童坐在木板凳上或者肮脏的地板上。这个儿童需要得到必要的知识,以便有益于他的国家和这个世界。在这方面,教育能够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刻在我国国徽上的一句马绍尔古话描述了我所想到的这个儿童,这句古话就是“Jepilpilin ke ejukaan”,意思是说,儿童就象椰树苗一样都是国家的资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应该得到培育。每一代人又转而使得下一代人所继承的土壤更加肥沃。如果这些儿童和树苗能够得到理想的成长,他们就会结出硕果。而这些硕果又能够保持、充实和加强社区、国家以至于世界本身。

我认为这一比喻适用于教育全球化的概念。在实现全球教育的时候,各国人民分享和扩大现有的知识、信息和信仰,而我们将为后代确立必要的机制,以促进人类各人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此外,我们将会更加了解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以便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

在教育方面,我们认为全球村的概念有着光辉的前景。通讯的改进可以利用现有的技术提供相互作用的长途教育,使得一个偏僻的小学校成为全球大学的校园。学生可以隔着大陆和大洋提问题、听到对方的回答并对各种问题进行辩论。我们认

为,在联合国内部的合作将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把这一梦想变成现实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我刚才已经说过,经济和社会问题是联合国现在正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今后它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在经济发展和贸易问题方面,我们注意到在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马绍尔群岛作为一个很小的发展中国家知道最近提出的与我国的发展计划有关的经济和贸易问题上的一些倡议和最新发展。

在各国和世界上实现经济繁荣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是整个人类的永恒的挑战。世界经济进步的许多方面由于政治动乱和不合理的障碍而无法实现,这些动乱和障碍常常使国家之间的行动方针和交往受到破坏。我们希望,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将是建设性的,并将取得成功。

各国间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安全是世界经济进步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此而言,联合国在为经济进步创造一个更为健康的环境以实现必要的和平与安全方面,有很大功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在技术和经济战略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大的经验和知识,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今天,我们看到在经济方面,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存。我们认为,地区经济集团的出现表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这种趋势通过更紧密的国际合作有着很大的潜力。因为在这种趋势里,新的经济概念和战略得到应用,已在世界各地实现更大的、更为健康的经济进步。我们希望,各国成功而充分地参与各地区经济集团将最终为创立一种新的和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铺平道路。

马绍尔群岛在经济方面已经迈出了一些步伐,这对马绍尔群岛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对其它国家也可能是有益的。我们希望,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这个小国将成为这一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我们所称为的“太平洋道路”,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被排除在外。

最后,我想特别从一个象马绍尔群岛这样一个小国的观点出发简单地谈论一下当今世界形势的一个话题,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当我们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确定最近在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世界从来没有完全安宁过。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历史以及为实现这种和平而进行的努力实际上是人类冲突和战争的历史。和平只有在没有冲突或者构成冲突基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才存在。

世界冲突的历史有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模式,这就是几百年以来决大多数都是地区性冲突,或者仅仅是人们与他们的近邻进行争斗。直到本世纪人类才具有参与一场全球冲突的技术能力。在本世纪,已经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接着是一次冷战。冷战是以生产和维持庞大的武库作为遏制力量,以维护世界和平。现在,从目前的世界形势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联合国真正地发挥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主要组织的作用以后,发生另一次世界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地降低。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目睹地区性和自相残杀的冲突再次出现。

这是意味着世界正恢复到过去呢,还是意味着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个人非常愿意相信是后一种情况,世界目前所正在经历的冲突是实现真正和持久世界和平进程中的最后骚动。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目睹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地理面貌的戏剧性事件。这些变化同时向我们提出了重新检查指导人民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法律、体制以及价值观的挑战和机会。我们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对最近被称为新的世界秩序提出一些看法。

大约46年前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曾预见到和平、人权以及国际合作的新时代的到来,这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期望和承诺。联合国的确帮助世界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相互尊重与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然而与此同时,越来越清楚的是,现有的国际机制与进程需要大力加强,以确保世界实现和平与安全并解决新出现的全球问题。

为世界面临的众多问题找到长期解决办法将需要在新的价值观体系的支持下以一种新的全面的眼光看待国际社会。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放弃合法的忠诚,压制文化多样化或是抛弃民族自立。它要求具有迄今为止推动人类各种努力的更大范围的忠诚、更高的报负。它显然要求民族冲动,需要和利益服从一个统一的、和平的和繁荣的世界紧迫切要求。

我愿再次在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时刻,代表我国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感激。我们期待着与你们大家、与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以及与各个专门机构一起工作。

作为联合国一个积极的会员国全面参与为实现本组织的目标以及迎接未来的挑战而作出的努力,这是一种荣幸。

再次非常感谢你们。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讲话。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阿马塔·卡布阿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韦于吕宁先生(芬兰):主席先生,我的确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我相信在你干练的领导下,大会本届会议将顺利圆满地进行。

看到联合国的会员国数目大幅度增加是件令人鼓舞的事,我代表我国政府衷心地欢迎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和国来到我们中间。

芬兰尤其要向它的波罗的海邻国成为会员国表示敬意,芬兰已与这些国家重新建立关系并进行密切合作。

波罗的海各国重新获得了在独立国家中的合法地位这一事实反映了目前正在发

生的深刻变化。迄今为止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最明显的结果主要反映在欧洲。然而，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变化并且对各地都有影响。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分裂世界正在为一种新秩序所替代。

旧日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战争的后果以及各自国家的军事实力之上。于是创建了联合国以便预先排除未来战争的根源。然而不久之后，东西方之间的敌对意识开始增长。建立了军事联盟。苏联与美国发展成为军事超级大国。东西方之间的权力斗争扩大到整个世界，并且作为一个基本部分交织在所有重大地区危机之中。

在军事敌对和军备竞赛的同时，各国一直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进行竞争。这种竞争的性质在过去几十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进入了一个高技术 and 世界范围一体化的时代。它使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长，但同时也增加了差异。经济技术强大的国家得以变得更为先进，并因此加强了它们的国际影响。

旧的世界秩序正在成为历史，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这使得欧洲从对抗走向合作。目前，一个新的全面性的欧洲组织正在形成之中。为了应付新出现的冲突和确保和平与民主转变，必须加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的原则是稳固的，但其工作方法和行动能力需要进一步改善。我们希望并期待着欧安会续会和明年将在赫尔辛基召开的首脑会议在这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可悲的是，南斯拉夫的政治动乱引起了日益增多的暴力行动，很可能给整个欧洲带来令人不安的后果。芬兰支持欧安会和欧共体制止暴力活动周期和在南斯拉夫寻求政治解决方法的努力。联合国对这些努力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新的现实推动了几个地区冲突的解决。纳米比亚获得了自由。种族隔离制度正在消逝。阿富汗、柬埔寨、中美洲和西撒哈拉的冲突正在结束。甚至在极难对付的中东地区，都出现了一线希望。

科威特的解放和恢复独立最能说明联合国的作用得到了加强。《联合国宪章》经受了对其权威的一次狂暴挑战。安理会迅速而有效地采取了行动。联合国正在而且必须继续积极参与减缓海湾战争造成的苦难的行动，这包括人道主义的和其他的

援助,维持和平,以及消除伊拉克剩余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国际法和共同安全的尊重仍旧是保护所有国家、特别是小国的安全的基础。

与这些积极的趋势同时存在的还有必须加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一方面,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仍旧没有减少,贫困与匮乏正在加深,发展前景仍然黯淡。另外,正在为民主、尊重人权和市场经济而奋斗的东欧和中欧国家需要而且必须得到经济支持。因此,发达国家必须以真正的全球伙伴精神帮助解决这些世界性发展问题。

现在到了解决存在于人的经济和自然的经济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了。这其中所涉及的任务并不完全是相互矛盾的。欠发达国家采用改善了的技术能够帮助它们达到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一个在生态方面更加健康的社会。然而,人类必须面对现实:目前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然资源的减少,巨大的变化和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我们正在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的幸福受到威胁。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人类本身的生存将成为问题。

环境破坏、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综合性影响可以是迅速的和不可逆转的。世界没有什么时间改变它的行为方式。因此,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必须成为一个转折点,成为一个在生态上可以持久的发展过程的开端。我国政府希望,正在进行的为达成关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纲要公约的谈判能在会议召开之前及时结束。我们希望,会议将开始的另外一个全球谈判进程是就森林问题达成纲要公约。我国的生活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森林和森林资源。森林生长缓慢,但却能够被迅速浪费掉。当我强调森林在全球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这是经验之谈,对此深信不疑。

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很多环境问题:造林,再造林。森林提供燃料木材,防止沙漠化、洪水和水土流失。森林保护耕地,保护植物和动物,减轻气候的急剧变化,延缓更加持久性的变化。另外,森林吸收二氧化碳。

最近几十年出现的这些环境与发展方面的情况对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



应付这一挑战,我们必须具备曾经导致民族国家诞生的那种同样的团结和共同责任感。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政治制度中体现出一种新的、全球性标准。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全球性组织,以使人类相互影响,作出决策和进行合作。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组织必须考虑目前的现实。各国应当根据其力量和财富的比例承担对发展和环境的责任。最强大的经济国家从世界性一体化中得到了最多的好处,它们应当在帮助那些没有足够的可能在这一竞争中成功的国家时承担主要责任。财务方面的责任分担,不管是发展援助或环境投资,都不应仅仅根据由国民生产总值所确定的能力,而且还应根据国民经济往来帐户盈余所确定的能力。另外,我们还必须考虑是否应当根据对非再生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来分担对环境的财政投资。那些受益最多的国家应当支付所涉及费用的最大份额。

当我们将这一全球决策新机构概念化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准备好改造和加强现存的国际合作组织。在这方面,对联合国系统的改造就变得必不可少。\*

---

\* 副主席纳雅奇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持会议。

因此,我国政府欢迎秘书长在其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即开始一个有条有理的分析和协商进程,让各国政府为本组织列出实现其预期目标的优先项目。

请允许我在此指出,秘书长的报告再次体现了各会员国期望从他那里听到的明白透彻和考虑周全的推理。他作为联合国领导人的任职极大地提高了联合国的有效性和声望。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要求实行一种新责任分工。这可在不改变联合国的民主性质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联合国一直处在各项发展活动的前列。考虑到这一点,北欧各国进行了一项称为“北欧联合国计划”的研究。它反映

了提供联合国发展活动资金的三分之一的我们各国政府的愿望，这一愿望就是使联合国系统更加透明、更加易起反应和负责任。

关于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系统内的结构和协作必须在整个系统得到阐明和加强。为了提高联合国迅速减轻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环境灾害的能力，我认为所谓的联合国绿盔人员的构想应得到更加仔细的研究和考虑。

联合国维持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是芬兰不断关注的问题。秘密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大量的常规武器转让引起了我们日益加深的理所当然的关注。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加强不扩散安排和新办法处理这些现代和今后的不稳定的根源。因此芬兰坚决支持提高国际武器转让方面的透明度。设立一个联合国管理下的普遍的、非歧视性的国际武器转让的登记制度是我们着手的一个适当和富有实效的办法。

芬兰一直支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活动。我们长期以来是最重要的部队提供国之一。我们支持把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活动扩大到新的领域，包括防止冲突的领域。我们尤其重视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在促成和平和加强和平方面的作用。联合国维持和平作用的加强需要有更多的预算资源。我认为不能容忍的是，联合国不断被要求发起新的行动，然而其会员国却不能保证充分和及时地筹措资金。

北欧各国目前正对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新的更加有效的作用进行研究，我们正在积极地制定这方面的具体建议。

联合国的诞生是为了防止战争。这一主要职责仍然有效。然而，在五十年以前不可能预见到目前和今后的发展和环境问题会这么广泛。在制定《联合国宪章》时，无人知道经济和技术发展将发挥什么作用，也不知道它们在国际上将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当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即将到来时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彻底检查一下联合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及其包括《宪章》在内的应付这些挑战的结构和机制是否充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世界结构。

德乌斯·皮涅伊罗先生（葡萄牙），（以葡萄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

你当选为大会主席,并表示我们相信你有能力确保这次第四十六届会议取得成功。我们也要向离任主席德马尔科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履行其任务的方式和对大会工作的改革所作的贡献。

联合国现任秘书长的任期即将结束。葡萄牙愿和其他代表团一道对他履行其职责的献身精神表示深切的感谢。他的这种献身精神对于解决一些危机和加强联合国作为一种和平工具的信誉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

《联合国宪章》具有普遍范围,因此,接纳7个新国家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们提高了这个论坛的代表性。我欢迎同时接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这是朝鲜人民实现统一的愿望的重要迹象。我也要强调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成为会员国的特殊意义,在被非法占领的四十多年中,它们一直致力于独立和民主政体。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变革时期。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正面临一场具有压倒之势的运动,这场运动甚至不放过那些似乎不能改变的区域和政权。我想到的最好例子莫过于为恢复民主和多元化而斗争的苏联人民所提供的例子。我再次重申我的荷兰同事今天上午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表示的立场。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促进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中欧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朝着民主化和经济改革进行的巨大努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欧洲并不仅仅是希望和乐观。葡萄牙十分关切地注视南斯拉夫的悲剧性的事态发展。该地区在历史上对于欧洲的稳定来说是十分关键的,在那里出现的内战的幽灵和加剧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会员国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南斯拉夫各民族面临的内部分歧。我们认为暴力行动的加剧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呼吁各论坛和国际舆论支持旨在实现迅速停火和在诚意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的所有努力。

欧洲共同体不应偏离它对其他大陆的承诺,这是葡萄牙外交政策一直关切的一个问题。葡萄牙与非洲有着历史性的和文化纽带的联系,在这个大陆上已经有了国

际社会不能继续漠不关心的局势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使它们的政权民主化而作出努力,以及在人权领域和创造市场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我指出佛得角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情况作为政治新面貌进程的出色例证。葡萄牙也在这个背景下,并以特别地向安哥拉民族致敬。安哥拉现在的和平是可贵的既成事实,按照依舌里尔协定的条件,大选将在明年举行。我们相信,在国际社会积极支持下,所有的安哥拉人将能夺回失去的时间并迅速把他们的国家变成南部非洲发展主要支柱之一。

在非洲区域,我们继续支持为建立一个完全民主和没有任何形式歧视的新南非所作的努力。我们欢迎为铲除种族隔离而已经采取的措施。我们也欢迎主要非洲力量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该对话将为一个新南非铺平道路。

我们还希望严重影响着莫桑比克的冲突将迅速结束。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为在莫桑比克促进真正和平而作的所有主动努力。我们愿意为此目的给予最佳的合作。

葡萄牙愿在它参加的国际组织的框架内作出一切努力,尤其是在欧洲共同体框架之内作出努力,以防止工业化国家对其他区域的援助会导致减少原应提供给非洲的财政援助和投资的流入。

拉丁美洲也在逐步朝着更好地符合民主机构规则的根本权利的方向发展,也在朝着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和加强市场系统的方向发展。我们重申我们同追求这些目标的各国政府的声援。

我国同这个区域有着几百年的友好关系,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里定居的葡萄牙社区所作出的重要社会、经济和文化贡献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友好关系。

我必须要强调指出,国际社会主办旨在实现持续公平的经济发展方案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也赞成作出创造性的和灵活的计划来解决这个区域的外债问题,外债问题继续是这个区域人民进步和未来的严重障碍。

葡萄牙以一直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中美洲的和平进程,联合国在这个区域为寻求谈判解决对有关国家的稳定至关重要的问题发挥了一个主要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目前所进行的努力将导致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我们希望即将在里斯本召开的圣何塞大会第八届会议将在对话和合作的框架内大大推动这个区域的真正的与和睦的进步。

我们目睹的国际形势的戏剧性变化和正在出现的趋势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帝汶人民的自由和自决权在经过印度尼西亚长达十五年多的非法占领之后不会被遗忘,印度尼西亚公然无视《宪章》的基本原则和仍然有待实施的大会及安理会决议,用武力进行了这样的占领。

如今我们目睹了波罗的海国家自决权和独立得到恢复,对科威特的非法占领遭到拒绝,我们从这样的局势发展中所得到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以镇压人民的合法权利和他们的文化、社会和语言特性为基础的局面在本质上就是脆弱的,并且注定要失败,现在最后一批非自治领土正在走向他们的非殖民化进程的最后阶段--在这里我指的是密克罗尼西亚和马绍尔群岛最近获得独立并加入了联合国。上述两国都位于太平洋区域,并象联合国其他一些会员国一样,面积和人口都要比东帝汶少。而与此同时,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在东帝汶依然存在着令人遗憾的不合时宜的情况。而这十年又是联合国宣布为铲除殖民主义而努力的十年。

葡萄牙作为受到联合国承认的管理国,仍然对东帝汶这个非自治领土负责。在东帝汶这个情况中,根本原则事关重大。捍卫那些原则是本组织尤其是安理会采取的一些最为重要的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我这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不使用武力,不允许非法军事占领作为可接受的扩张领土要求;尊重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坚持人民和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我们深信,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应该更加贯彻始终地致力于寻求尊重我刚才提到的原则基础上的政治解决方案。事实上,在东帝汶真正关系重大的就是那些原则,而不是所说的葡萄牙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双边纠纷。过去15年已经证明,大

规模的压迫和使用武力并没有能够巩固强加给那个领土的非法地位,反而激起东帝汶人民进行了少有人敢以预测的顽强不息的抵抗和反对运动。

葡萄牙为履行其责任,一直多方不断地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东帝汶局势的严重性,提请国际社会注意通过自由行使自决权和尊重人权及人民特性而结束这种局势的必要性。我们也同秘书长的调停努力进行了密切合作。在秘书长的主持下,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最近达成了一项协议,是有关建议中的葡萄牙议会代表团为获得局势的第一手资料而访问东帝汶的职权范围。

我们希望这项计划将导致恢复所有合法有关各方参加的真正对话,并能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按照普遍接受的原则解决那个问题的意识,而这些问题的原则正是:联合国受权促进和捍卫的原则。

欧洲共同体的威尼斯和马德里宣言是葡萄牙有关中东外交政策的的扎实参考;我们认为,尊重国际义务--尤其是安理会第242(1967)号和338(1973)号决议--应该指导所有有关各方。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充分致力解决和深刻了解冲突性质基础之上所提出的倡议。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利用这个历史性机会。

葡萄牙同北部非洲有着历史性的和文化联系,一直支持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开创性一体化倡议,这些倡议大大促进了同欧洲的合作,并加强了在地中海的对话。

现在我想简单谈谈因为其重要性而日益地成为联合国注意焦点的几个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是我国注意的焦点。

首先,我要提及环境保护。在这个领域内所讨论的问题关系到各国政府和公民、关系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家。现在制定的环境政策将最终决定后代继承的遗产。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决不能失败。

应特别提到将于明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葡萄牙希望,全体与会者将在会议上作出坚定的政治承诺,以便能够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并减轻环境恶化的破坏性影响。

在人权领域中，葡萄牙重申其对立即废除死刑目标的承诺，这符合我们在各种论坛——即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构架内、欧洲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内——提出的各种立场。我们欢迎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项附加议定书最近生效。我们呼吁及时批准这项文书，不幸的是该文书在各地的执行仍然有限。

葡萄牙与绝大多数国家一道，关注自然灾害和冲突的受害者所面临的悲惨局势，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之无法控制。必须通过更好地协调现有人道主义援助机制来解决这些局势。

因此，我们希望大会将考虑到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关于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倡议并将就该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这是一个各国间的团结及联合国能够减轻数百万人痛苦的事例。

最后，我要阐述葡萄牙关于各会员国在联合国未来活动中的责任的立场。

我一直提到的各种事态发展正激起世界公众舆论的期望。大多数答案都能够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找到。实际上，这个论坛正经历其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大幅度缓和，它第一次能够解决与《宪章》的基本目标有关的未决问题。

葡萄牙敦促各会员国积极参加这一任务，并强调指出，明天的联合国将是一个能够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自由讨论仍然缠绕全球的各种问题和冲突的论坛。

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因为我们肩负消除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不平衡的共同责任，这些现象尤其在南北关系的范畴内继续影响世界各国人民。

只有以联合的方式并通过对话和国际合作，才能克服影响国际社会的各种困难和障碍。葡萄牙将尽一切力量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参加大会本届会议。我们也本着这种精神希望担任1992年欧洲共同体的主席职务。

中山先生(日本)(以日语发言)(代表团提供英文文本):我首先要衷心祝贺萨米尔·希哈比先生阁下在这一历史性的第46届会议上当选为大会主席。我还高兴地借此机会向吉多·德马尔科先生阁下表示敬重和赞赏，他十分干练地主持了第45届会

议。

我愿代表日本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新近加入联合国的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通过这七个新会员国以及占据柬埔寨席位的柬埔寨最高全国委员会，我高兴地看到本组织在人们期望联合国终将实现其自成立以来所抱有崇高理想的时刻扩大其普遍性。

最后，我要向为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的秘书长表示崇高敬意。

在仅仅两年时间内，世界已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海湾危机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随着为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进行的努力，国际社会因而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过渡时期。目前，随着世界从对抗走向合作，人类进步的各种巨大机会正在出现。

这种转变为通过对话解决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动力。显然，结束海湾危机的进程已给实现和平解决中东、柬埔寨、西撒哈拉、安哥拉、中美洲、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冲突方面的进展带来积极影响。鉴于欧洲共同体与1992年实现一体化并与欧洲自由贸易协会结合起来，以及东欧国家返回欧洲的怀抱，欧洲的未来前景也是光明的。

然而，必须同时认识到，世界正处于任何过渡时期通常所有的不确定和不稳定之中。此外还存在着宗教、种族、领土和其他争端，随着冷战结构的消除它们有重新出现的危险。海湾危机通过国际社会的坚决行动得到解决。此后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理解这一过渡时期的特点并作出正确的反应。在这方面，日本对南斯拉夫的事态发展深感关切，并支持欧洲共同体和其他方面为通过调解和平解决这一争端所作的努力。

苏联目前的局势是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时朝向自由与民主普遍价值观念的一个历史性过渡。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居住着地球四分之三的人口，这些国家继续深受难熬的贫穷，缓慢的增长、增加的债务和人口增长之苦。国际社会有责任努力维持这些国家的发展。



此外,人类日益相互依赖,共同面临很多问题,如涉及全球环境、难民、毒品和恐怖主义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历史性的过渡时期,应当呼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采取适应新时代的方法,所有人都必须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日本人民对过去的战争真心悔悟,他们决心不再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40多年中,日本努力实现当今它享有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通过进行广泛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交流不懈地努力将一个和平国家生存的哲学和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生存的决心变为实际政策。

考虑到使日本能够在和平的国际气氛中实现其当今繁荣的种种条件,我认为我们谋求的新的世界秩序必须,第一,确保和平与安全;第二,尊重自由与民主;第三,通过开放市场经济保证世界繁荣;第四,保护我们所有人都能过上有所得的生活的环境;第五,建立基于对话与合作的稳定国际关系。

这些目标是日本政策的基本原则,符合联合国在其《宪章》中提出的宗旨。在这个进行合作的新时代中,人们期望联合国在克服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挑战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伦敦首脑会议政治宣言也表达了这种观点。

日本致力于和平,对其过去的经历有着充分的认识,并且意识到鉴于其经济力量应肩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它肩负着以最大程度促进我们共同努力实现新的世界秩序目标的历史使命。

国际社会紧密团结在联合国周围,对于海湾危机作出了反应。日本也对有关国家为恢复海湾和前线国家和平所作的努力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合作,前线国家深受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之苦。由于日本和国际社会一道对公然向法论提出挑战和损害和平的行为作出了反应,日本人民更加认识到作为热爱和平的国家,日本有义务积极促进在联合国领导下确保和维持世界和平的努力。因此,日本在停火之后向海湾地区派遣了日本救灾小组以解决环境问题并提供难民救济物资,日本还派遣了扫雷艇以

确保海湾航行安全。

尽管停火已经生效,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建立国际边界,监督停火,解决赔偿事宜以及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一系列问题。联合国受委托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的是,伊拉克忠实遵守所有安全理事会决议以促进顺利各迅速地执行这些决议,同时伊拉克应与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合作。同样,日本认识到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积极支持联合国执行这些任务,日本将继续慷慨提供支持。

海湾危机已经过去,但是为了长期区域安全,必须解决遗留问题,如中东和平与海湾安全问题。这要求整个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尊重该地区各国提出的倡议和表达的愿望。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努力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的问题正在取得进展,我们非常希望有关各方努力以灵活和现实的方式进行谈判,希望它们的努力取得成功。

日本准备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对话,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向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努力提供一切可能和适当的合作。

我们可以从海湾危机吸取一些教训。首先,一旦发生武装冲突,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们造成极大的痛苦,并且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才可以解决。由此可见,防止冲突显然是特别紧急的问题,需要给予最高度的重视。如果联合国能够有效地开展预防性外交,那么至关重要的是,秘书长,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都能在其职权范围内各自有效地发挥作用。

为了给提交给大会本届会议的联合国实况调查宣言草案增添实质内容,使秘书长能够在安全理事会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下在很早阶段有力采取步骤预防冲突,日本建议建立一个以以下措施为基础的预防冲突制度。

第一,应该大大加强秘书处持续监测和分析有关可能的冲突的情报的能力。第二,应该派遣现场调查团。第三,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发布预先警报。第四,应该在秘书长的领导下展开斡旋和调解工作。日本希望同其他会员国在大会本届会议一道

工作,以早日建立一个有效的预防冲突制度。

从海湾危机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一个国家利用国际武器转让和扩散集结大规模武库,当这种行动同该国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时,会导致侵略性行为。因此,海湾危机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国际常规武器转让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领域里加强努力。这是日本长期以来采取积极主动行动的一个领域。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增强这种国际常规武器转让的透明度的联合国汇报制度。今年3月以来,日本一直倡议建立这样一个制度。海部俊树首相5月在京都裁军问题会议上宣布日本将向本届会议提交一项这方面的决议草案。目前我们正在同欧洲共同体国家和其他有关方面进行磋商并正在努力起草这项决议草案。鉴于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的重要性,我非常希望它在大会获得广泛支持。

认识到确保这样一种制度运行顺利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们准备同联合国合作明年在日本主持召开一次会议详细讨论这些问题。同样,如有必要,我们也准备提供适当合作,增强裁军事务部落实这一制度的能力。

作为遭受原子武器破坏的唯一国家,日本正在为最后废除所有核武器而努力,并提出了一个停止核试验的循序渐进的办法。我高度赞扬美国和苏联今年缔结的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我希望将为核裁军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同时,我要就苏联目前局势指出,国际社会非常希望该国批准并履行其在军备控制领域的条约义务,对其核武库保持最严格的控制。

此外,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更具普遍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一直呼吁所有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加入这一条约。对法国决定签署《不扩散条约》,中国在海部首相最近访问期间宣布其成为缔约国的意愿以及南非加入条约,我感到真诚的高兴。我非常希望法国、中国以及所有其他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将很快成为《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并希望条约期限将延长到1995年之后。

为了加强《不扩散条约》,加强并改进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也是重要的,为此目的,日本已经建议设立一个包括使用特别核查在内的制度。遗憾的是,仍然有

一个国家身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却尚未根据条约的要求缔结一项保障协议,我希望这一情况将尽快得到纠正。

关于化学武器问题,正如今年6月我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的发言所强调的,在我们失去海湾危机提供的势头之前尽早完成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的谈判是重要的。距离1992年年中的最后期限只有很少一点时间,我希望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即使在大会开会期间也将继续其工作。日本在今年3月东京导弹技术控制制度会议上发出的呼吁中表明了它对导弹问题的立场,希望所有国家将通过制度的指导方针。

海湾危机再一次表明,通过联合国领导的国际合作努力和平解决冲突是何等的重要。同时,它使世界再一次认识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对于确保不违反已经建立的停火的重要性。在今天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上,维持和平行动是促进解决区域冲突的一种越来越重要和不可缺少的行动,预计在今后的4个月中这种行动将更为活跃。加强其功能和权威将需要联合国会员国在人员方面更广泛地参与以及一个更稳定的财政基础。

迄今为至,日本尝试通过自愿捐助开办费用和向为这种行动设立的信托基金认捐来支持维持和平行动。此外,日本政府刚刚向国会提交一份方案,该方案将设制新的国内安排,使日本能够在继续提供财政合作的同时在人员方面加强其对世界和平努力的贡献。

正在苏联发生的改革浪潮给予我们希望,使我们有可能在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下同该国发展新的合作关系。日本诚挚地欢迎苏联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准备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发展一种新的关系。

第一项原则是坚决支持和声援苏联国内和外交政策改革的全部努力并加强和扩大适当的和有效的援助。

第二项原则是大大加强同各共和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邦俄罗斯共和国的多方面的合作。在这一方面,日本非常欣赏俄罗斯共和国领导表示的观点,即在创造新的世界秩序中没有成功者和失败者之分,并希望按照这些原则加强新的合作关系。

第三,要扩大适当的合作,这样一个开放的苏联就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建设性伙伴在亚太地区得到接受。

第四,要积极地支持扩大苏联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关系,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特殊的联系,以使苏联进入世界经济体系。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根据俄罗斯共和国所强调的法律和正义的原则,尽早地解决领土问题,就此实现我们双边关系的实质性发展,最终缔结两国和平条约。日本相信,日俄和日苏关系中的这一巨大改善将对建立我们大家所希望的世界新秩序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亚太地区还有一些尚未得到解决的冲突和争端。作为一个亚太国家,日本正在奉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以创造一种永远没有对峙和分裂的国际秩序。

在这个意义上,南朝鲜和北朝鲜在本届会议上同时加入联合国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一事件预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并缓和了半岛的紧张局势。我非常希望南朝鲜和北朝鲜能够继续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通过直接对话为和平统一而努力。因此,我对卢泰愚总统今天上午发言中提出的和平统一的建设性建议表示赞赏。就日本而言,自从今年初与北朝鲜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一直在进行谈判,并希望继续真诚地谈判,以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我们终于有了乐观的原因,柬埔寨问题可能将得到全面的解决。日本认为促进柬埔寨各方的对话是在该国实现和平的重要因素。日本采取了一些外交行动,其中包括去年在东京主办了柬埔寨问题会议。因此,我们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领导的全国最高委员会最近取得的进展表示诚挚的欢迎。日本非常希望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能够于10月底再度举行,在联合国的适当参与下实现持久和平,并尽早地按照柬埔寨人民的意愿开始大力重建家园的努力。

日本也对南非实现内部改革方面正在取得的迅速进展,其中包括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律基础。我们希望就起草新宪法进行的讨论能很快地开始进行。日本准备支持有关各方为在南非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所作的努力。

关于阿富汗局势,日本欢迎为实现政治解决所作的努力,包括秘书长的5点建议和美国与苏联就停止向参战人员运送武器的协定。日本将继续支持有关各方为实现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困难。对整个世界而言,在这些国家促进发展和实现繁荣是极为重要的。随着核战争威胁的消除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过去,这是现在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责任。

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与国际组织进行密切协商,为经济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助的努力,我们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十分重要的。工业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其中包括私营部门的资源,尤为必要。日本正在努力增加第四个中期目标的官方发展援助,日本也正在稳步地执行其资本回收方案。

鉴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日本与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资发基金)合作于今年5月主办了最不发达国家东京论坛,讨论了解决这些国家问题的方法。为了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潜力,日本正在计划于1993年在东京举行首脑级的非洲发展大会,以解决非洲国家的问题。

维护和加强自由和多边的贸易体系是世界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成功结束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也是日本的一项优先外交政策的问题。日本希望与其他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已尽一切努力在今年年底以前结束乌拉圭回合。

我们应该十分紧迫地努力解决许多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国际环境问题,并创建一个更适合人类生活的世界,这是持久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在最近几年中,对世界环境的威胁、全球变暖、热带雨林枯竭、臭氧层破坏和日益逼近的沙漠化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

在这个去年开始的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期中,我们加倍努力防止并减缓自然灾害是十分重要的。

解决这些世界环境问题将要求各国人民越过使他们彼此分离的障碍而共同努

力。

将于明年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是所有国家一起参加并商定确保未来的适宜的环境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一个亚洲工业国和一个设法使发展和环境的要求相一致的国家,日本希望为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合作框架作出贡献,并决心为这次会议的成功提出积极倡议。也正是出于这一立场,我们希望继续在气候变化纲要公约谈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日本希望支持增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能力,并打算继续大力地执行其发展援助,包括设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日本国际环境技术中心并支持例如通过国际热带木材组织持久地管理热带森林资源。

建立一个尊重人类价值观,所有地方的人都可以有尊严地生活的世界,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事实上是全人类的任务。作为建立这样一个世界的第一步,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都必须得到保障,并必须使所有人都能够行使其上帝赋予的能力。日本认为尊重人权是一项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正在进行积极的努力,以便人权在全世界得到尊重和促进。因此,我们对这些基本人权仍然在某些国家没有得到尊重感到忧虑。

东欧的民主化浪潮已上涨为世界民主化主流,引起了全球性改革。日本政府于今年四月声明,在提供其官方发展援助时,将特别注意下列考虑因素:受援国军事支出的趋势,受援国为促进民主化和建立一个市场导向经济所进行的努力,以及保证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情况。日本根据这种方针希望通过其援助在世界范围内为民主化和经济改革努力提供支持和作出贡献。

由于区域性问题和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武装冲突而产生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悲剧是对尊重人性的这个概念的直接冒犯。整个世界迫切需要联合起来,以便向这些据说数量大约1 700 万的不幸的人提供救济,日本准备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援助。在这方面,日本认为应当有一个由国际组织和其他感到兴趣的方面参与组织的工作小组,来研究建立

一个预测新的难民潮和发出早期警报的系统的可能性。

迫切需要加强联合国在出现重大紧急情况时提供救济援助的能力。必须采取措施来加强秘书长领导下的各人道主义救济机构之间的协作和合作体制,并保证这些机构的救急活动取得最大程度的效果。日本认为应当由所有国家和联合国机构组织成一个提供它们能够提供的任何人员和救济物资的随时作好准备的网络,因而准备积极参加这样一项国际努力。

人们希望联合国将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国际合作中发挥中心作用。在联合国存在的近半个世纪中,对本组织的支持从未象现在这样广泛,对它的期望从未象现在这样高。各种条件也许是第一次这样有利于实现本组织创始者们所预想的崇高理想。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联合国是否将能够实现所有地方的人对它所期望的伟大成就,并为二十一世纪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联合国,以及我们会员国如何很好地支持和捍卫联合国。事实上,联合国是什么样取决于会员国使其成为什么样。

目前,我如果说联合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满足我们的期望,那将是牵强的。我们必须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地对这个新时代的各种需要作出反应的强有力和有效的联合国。所有珍视联合国的国家必须一道合作并同秘书长一起努力,以加强本组织的职能。在日本方面,我国将慷慨地给予合作。在这方面,我想再次提醒各会员国,《联合国宪章》中的“前敌国”条款是完全不适当的历史陈迹,应该立即删除。

大会本届会议是一次历史性会议,本届会议将审议冷战和海湾战争之后正在出现的新世界,以及苏联国内的伟大改革。日本意识到它具有历史使命,根据其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地位竭尽全力为世界秩序作出贡献,日本决心尽最大程度的努力来为全人类建立一个和平、繁荣和人道的世界。

我们必须进一步推动这种努力,以便获得实质性进展。让我们一道努力来保证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通过提供这种推动力而真正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来西亚总理那督·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马来西亚总理的讲话。

马来西亚总理那督·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欢迎马来西亚总理那督·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先生,并请他在大会上讲话。

马哈蒂尔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希哈比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我作为沙特阿拉伯的亲密朋友,非常高兴地看到国际社会通过选举希哈比先生担任这个崇高职位而给予他的国家荣耀。我坚信希哈比先生凭其智慧、经验和技巧将成功地履行其职责,领导大会本届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希哈比先生的前任吉多·德马尔科先生表示感谢,他以献身精神和具有革新精神的热情完成了任务,为使大会恢复活力和重新审查大会职能的努力作出了贡献。

我高兴地代表马来西亚热烈欢迎最高全国委员会主席、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来到大会。我相信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怀念亲王的政治家风度和奔放的热情的联合国将高兴地欢迎亲王回到大会。马来西亚欣慰地看到代表柬埔寨的最高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参加大会本届会议,带来了最终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明确希望。

这也是一次与大家一道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作出作为单独的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历史性决定的机会。这个决定将有助于减缓东北亚的某些紧张局势,并希望将导致它们关系的正常化。作为这两个国家的朋友,马来西亚欢迎这些事态发展。我还要欢迎爱沙尼亚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它们理所当然地重新获得了其主权。我还要祝贺马来西亚的太平洋邻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马来西亚伸出友

谊之手并准备与它们进行合作。

世界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发生了比以前的一百年更多的革命变革。毫无疑问,这些变革为建设一个牢牢地扎根于法治、国家主权和所有人的社会经济正义的集体承诺的更美好的世界开辟了新的世界性的机会。这个世界已经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作好准备,但人们希望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将不是目前这场革命的任何特定的受益者强加给这个世界的。这个称作联合国的崇高机构的所有会员国都应参加制定新的世界秩序,否则我们就无法避免一个新殖民时期的重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联合国时,取胜的盟国获得了建立一个世界秩序的权利,五大国可以否决任何对它们不利的东西。然后五个国家闹翻了,东西方冲突把世界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其后的冷战不仅延缓了现代的文明,而且把全国变为小卒子和代理人,以对抗和战争破坏了它们的领土和经济。它们不是在为自己而战,东西方冲突一结束每个大陆便都出现和平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由于我们对这些经历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由一个国家或一批国家制定的新的世界秩序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好处?我们已经感到沉重的手在迫使我们这样做和不要那样做。在东亚,我们被告知我们不能象欧洲人称自己为欧洲和美国人称自己为美国人那样称我们自己为东亚人。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称呼自己为太平洋人民并和那些仅仅部分地属于太平洋而更多地属于美洲、大西洋和欧洲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不能有一个不容许的特征,我们也不能在那个特征的基础上一同工作。难道这就是我们必须屈从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先声吗?

民主,只有民主现在才是合法的和可允许的。没有人会真的为这一点争论。事实上,就马来西亚而言,在我们的多元化社会中除了民主我们想不出什么其它的替代办法。我们也可以申明我们无意站在专制君主或暴君或那些剥夺其人民建立民主政府的权利的人的一边。但是否只有一种形式的民主或仅有一个最高神父为其作出解释?

我们看到即使那些向我们宣扬民主的人在实行民主时也各有差异。是否只有宣

扬者才有权利解释民主,按着它们认为恰当的方式实行民主并将其解释强加于人?改变信仰的人是否也能解释细节,如果不是解释基本内容的话?如果民主意味着携带枪枝,炫耀同性恋,无视婚姻制,以个人权利的名义破坏和损害群体的福利,破坏某一种信仰,保持即使沉溺于破坏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撒谎和教唆也依然神圣的特权机构的权利以及允许外国人违反国家法律的权利,如果这些就是关键的细节,那么新的改变信仰的人是否可以拒绝这些东西?我们改变信仰的人将接受基本内容,但如果我们一点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或民主意味着我们的人民要不断地经受不稳定、破坏和经济软弱——这些使我们遭受世界民主大国的操纵,那么民主还有什么意义?民主国家的霸权的压迫性同极权主义国家的霸权是一样的。

民主意味着多数统治。少数必须有他们的权利,但这些权利是否包括不给多数以权利?可以承认多数也许不会压迫少数,但是如果少数不负责任地行使他们的权利,成为外国民主的代理人并企图削弱他们自己的国家以使其成为某一个民主大国的附庸国,多数是不是一定要以民主的名义服从少数?

如果民主是国家内唯一可以接受的政府体制,难道世界各国之间不应当也有民主吗?在联合国我们是平等的,但5个国家比166个国家中的其他国家更为平等,7个国家自己规定了不利于其它国家经济的法则。少数几个国家擅自决定新的世界秩序。强大的贸易集团在其领土以外要求自愿地限制并强加法则。很明显,世界各国是不平等的,在联合国不平等,在任何地方都不平等。如果民主是这样一个公平的概念,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呢?

所有这些都指向国家间不健康和不民主的关系。但公平和自由本应是现代文明唯一的指导原则。

1945年,当联合国成立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们盗用权利强行规定了各个国家的作用及各国间的权力分配。从那以后,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1945年的战胜者们现在再也不是世界事务的主宰者了。新的强大的国家已经出现,同时某些主要强国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关于正确和错误以及民主的新观点已明朗化。

难道我们将永远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所束缚吗？

如果要使得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民主继续富有意义和具有效果，就必须注入现在的某些观点和现实情况。海湾战争表明世界需要警察管辖。但我们是要自己委任的警察呢，还是要一支对本组织即联合国负责的警察部队呢？

联合国的警察行动需服从一些原则和规则。在旧时代，对一座城堡或城市实行包围直到其人民以吃老鼠度日或挨饿或许是一种合适和可以接受的行为。但如果我们以使整个国家挨饿迫其服从，我们会心安理得吗？如果主要的受害者是老弱孕妇、新生婴儿和年幼无知的孩子，我们的良心会平静吗？

有了现代武器之后，在发动战争或采取警察行动时，为避免我们警察部队的伤亡、特别是避免运回的棺材所造成的士气涣散的后果，难道就应该把一个不顺从的国家彻底毁灭吗？大杀伤力炸弹和火箭所击中的一切目标都是军事性质的，难道这是真正可能的吗？

日内瓦公约对战争行为依然有效吗？我们谴责化学战争，但我们仍就必须拥有核武器吗？拥有这些武器的人关心这些武器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吗？他们真是那样负责地竟把这些武器当作一种威慑而不真正去使用它们吗？什么时候需要核威慑是由谁决定呢？

核国家的领导人即那些将按动电钮的人并非是安全的。苏联发生的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甚至不敢肯定，某一个没有理性的人物会不会成为一个领导人从而得以按动电钮。因此，在当今世界上，任何核武器的存在都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联合国正在伊拉克的扮演视察员角色，它应该将这一作用扩大到监督销毁所有地方的一切核武器上。此外，它还应该对其他可怕的武器的发明和生产实行控制。防御武器只应用于防卫。这些武器，除非以有限的方式，不应具有得以被用作侵略武器的能力。应对所有国家的新武器研制实行削减。任何人在未获得联合国签发的许可证的情况下不得出售任何武器。在大会本届常会上，马来西亚加入了其他代表团的努力，以便设立具有透明度和促进信任的联合国武器登记制度。这是为了给

予联合国全面的裁军权力所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需要武器只是为了打击罪犯。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武装起义，那么联合国就应参与镇压这种起义。民主政府只能以民主程序来推翻。任何超越民主进程的东西，联合国都应该要求实行干预。我们不能够主持一场统一的国家沦为若干民族的集居地的分裂，特别是当军事行动在其国家的巩固初期并未扮演任何角色的情况下。

也许有人要问，象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小小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对应该如何管理世界出谋划策。我们是不应该，除非世界的所作所为、某些国家甚至个人的所作所为对我们产生影响——不利的影晌。

今天某些发达国家的人士认为他们有权教我们如何治理国家。如果我们不听他们的，那他们就认为有权破坏我们的经济，使我们的人民贫穷，乃至推翻我们的政府。这些人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人权和环境，试图把殖民统治重新加在我们头上。他们还得到了同样认为有义务教我们如何治理国家的西方传播媒介的帮助。这一切使得独立几乎失去意义。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联合国的民主化，特别是当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独立，但我们也要遵守不是由某些非政府组织或所谓先进民主国家所制定而是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制定的国际准则。如果我们违反承诺，那也应由联合国而不是某些罗宾汉式的人物来教训我们。

我们感到高兴，改革的风潮已给南非带来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我们希望这能够导致种族隔离的消灭和开始谈判走向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和无种族歧视的南非。这一切，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声援，没有联合国系统在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必要的压力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已出现了这些重要的发展，1989年的联合国共同宣言中所体现的国际声援必须保持下去，以便迎接全面的挑战和确保南非的改革进程获得成功。现在的重点必须放在结束黑人城镇的暴力，重新开始由比勒陀利亚政权、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因卡塔及其他各方参加的制宪谈判的筹备进程，以及着手解决几十年种族隔离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等目标上。

正当世界的许多部分受益于和平与对话的气候时，中东仍然是最动荡的地区，巴勒斯坦人民继续遭受着以色列残酷和非法占领的痛苦。美国现在的和平倡议为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许多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希望。我们同这些国家一样希望一个积极的和平进程能导致阿以冲突的全面解决，包括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欢迎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为挑起这付重担所提出的倡议及其努力。我们祝愿他们成功。

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触动着每一个马来西亚人的心。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公平合理的对待。如果说他们出于自卫的行动被认为是犯罪，那么以色列的同样行径也应被视为犯罪。绑架和屠杀人民的政府比走投无路被迫使用暴力的自由战士更应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法来寻求正义。在占领区加速建立非法的犹太人定居点是以色列当局的无端挑衅，它对现在的和平努力构成了十分严重和不可接受的障碍。我们认为，苏联的犹太人在那里会生活的更好，因为在重建该国的经济中，他们可以更好地发挥创业才能。

明年，世界各国将在里约热内卢开会讨论环境问题。如果我们要在那里开会的话，我们就有必要知道这是一个建设性的会议，还是一个指责第三世界的声讨会。如果这次会议要卓有成效，我们就必须正视事实并进行处理。除非我们承认同环境污染、温度升高和臭氧层耗减的根源有关的事实，否则我们扭转这一进程的努力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如果我们去里约热内卢，那么就让我们进行讨论并就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共同行动方针达成协议。

只有抵制热带木材才能拯救热带森林的意见带有经济强制的味道，而没有拯救森林的真正愿望。如果不采用有选择的采伐和可以经久维持的管理，从而使森林不再成为一种财源，那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就可能为生产粮食作物或提供木柴而清除毫无价值的森林。

另一方面，几乎没有触及营造再生林的巨大潜力。本来仅仅靠抽取地下水和植树就能够使加利福尼亚的沙漠变成充满雨林动植物的热带森林。但地下水却被用于

高尔夫球场和环绕豪华饭店的人工湖。如果我们能够以10亿美元制造一架尖端的战斗机,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有智慧和资金在沙漠上创造出热带森林。应该祝贺利比亚利用地下水灌溉其沙漠。可耻的是,比利比亚更富有、更先进的国家却没有为绿化世界采取任何重大行动。

最富有的国家使用氟氯碳化物和矿物燃料最多。当一个简单的橡胶球可以起同样的作用时,是否真有必要使用氟氯碳化物进行喷涂呢?当小型汽车或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可以使用水力发电站生产的电力时,拥有大量庞大汽车的国家是否真有必要使用这些汽车呢?

我们穷国希望拥有一些水力发出的廉价电力。当然,我们必须牺牲我们几千公顷的森林。但是我们可以放弃这些森林,因为我们有几百万公顷的更多森林。但是有人发起了各式各样的运动,反对我们建造水电工程的提议。当然现在,有人将利用世界银行不许穷国进行廉价的水力发电--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富国开发其大部分水电潜力之后发生的。难道可以指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要使我们永远贫穷的阴谋吗?

如果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要成为一次有意义的会议,那么让我们现在就听取富国减少其导致环境恶化的自身因素的计划。如果唯一的办法是把对穷国的援助同它们必须为富国的福利在环境上做些什么联系起来,那么这次会议将是一个失去的机会。

穷国的经济增长不能依赖国内市场。穷国为了增长必须得到援助或自由进入国外市场。穷国把市场只留给自己将是一种近乎自杀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富国却有各种理由把市场留给自己。

制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目的是促进自由和公平世界贸易。但是当庞大的贸易集团垄断会议时,单一的贫穷国家怎能在关贸总协定谈判回合中为自己辩护呢?谁会去听一个微不足道的第三世界小国哀怨的争辩呢?

为了使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穷国必须团结起来--这不是为了形成穷困的贸易集团,而是为了使其争辩有力量。因此,已经提议成立东亚经济集团--它不是一个贸

易集团,而是一个东亚各国彼此交换意见的论坛,以便为处理富国限制贸易作法造成的共同问题达成协议,采取共同立场。

我们困惑不解地发现,正是鼓吹自由贸易的国家公开和暗地反对仅仅要在国际事务中发表意见这个目标。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根据独立国家有权自由结合原则组织北美自由贸易联盟的时候,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反对意见。难道富国和强国应该做的事情穷国不该做吗?这自然会使人怀疑这种立场后面的种族主义偏见。

马来西亚在任何时候都支持联合国。我们认为,联合国是创造公平世界、保护弱国和穷国不受强国压力的唯一合法工具。我们欢迎冷战的结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感到比以往更加暴露和脆弱。除了联合国没有指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

虽然我们认为,重新改组的安全理事会可以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愿看到一种均衡的符合宪章的关系,包括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各负其责,以便使联合国真正成为秘书长在其1991年9月6日的报告中所指的和平捍卫者。与此有关的是,马来西亚代表团已经同其他代表团一起努力对振兴包括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各机构的方式方法进行审议。

海湾冲突的经验也使得联合国必须探索和发挥预防性外交的各种潜力,这包括提高秘书长的预防作用和扩大维持和平行动。马来西亚认为,国际社会现在还应该探索国际法院这个联合国司法机构的潜力,把它作为促进以和平方式和以法治解决冲突的手段。

国际社会目前正处于众所周知的十字路口上,我们确实有机会通过协商一致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把联合国作为实现我们目标的主要论坛和工具加以利用。我们决不能错过从冷战停止后的和平收益中获益的这个历史性机会。但是,必须强调,一项全球一致的办法要求我们这个复杂和多元世界的各种不同意见和做法彼此容忍。国际秩序决不能建立在霸权和统治的基础上。因此,让我们作为伙伴一起工作,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大会感谢马来西亚总理刚才所作的发言。

马来西亚总理那督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先生在陪同下离开讲台。

卡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大会通过选举沙特阿拉伯大使希哈比担任第四十六届会议的主席,赞赏了他的职业及个人的品质,也是对他的国家的敬意,因为该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在向他表示最衷心的祝贺的同时,谨向他保证,我们将在他履行其职责时完全与他通力合作。

我们谨向他的前任吉多·德马尔科大使深表感谢,他在特别繁忙的一年里干练地敬业地履行了其职责。

我们再次深切感谢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感谢他为联合国组织的崇高目标服务作了不懈的努力。

幸运的是,本组织日益变得更加普遍。去年,纳米比亚和列支敦士登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今年,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被接纳为联合国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欢迎它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并深信,它们将帮助加强《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大会今年的会议是自1989年以来发生的剧变中召开的,新的世界政治地图正在我们眼前画出。这些剧变根本背离了冷战时期的对立局面,并且到目前为止一直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令人充满希望。

许多昨天遭受完全违背其愿望的制度与结构的压迫统治的人民今天正满足其对自由的渴望,并实现其对解放的渴求。自由与民主之风吹遍了世界五大洲。

同时,裁军进程正得到巩固,为解决迄今为止议程无法解决的冲突的大门也敞开了。

在安哥拉,内战正在结束,大家真诚渴望的民族和解现在已摆在议程上。

在利比里亚,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开始的和平进程正在迅速地展开,我们希望,这将能使利比里亚人民得以通过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实现民族和解。荣幸地担任西非共同体主席的塞内加尔谨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本区域帮助利比

里亚解脱旷日持久的危机。

在莫桑比克,谈判的进程已经开始。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一进程现在停顿下来,我们鼓励冲突的各方以及真诚希望帮助该国在民族和睦的情况下恢复和平的所有善良人们努力争取最终解决使这个友好国家付出很多代价的冲突。

南非采取了令人鼓舞的措施,以消除遭到全世界谴责的制度。塞内加尔支持继续进行已在该国所作的努力,因为我们深信象纳尔逊·曼德拉和旨雷德里克·德克勒克这样有能力的人将成功地完成其争取民主和民族和解的正义斗争。

在柬埔寨,在执行旨在和睦与和平地实现全面解决的进程中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国际关系的新气候使我们能够克服一个危机,这一危机由于其性质及其后果,对联合国组织的信誉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自从海湾地区的冲突开始以来,我国便一直站地法律的一边,谴责使科威特成为牺牲者的无法接受的侵略,并再次赞扬国际社会下定决心保证各国权益及合法性得到尊重。

联合国在恢复科威特不可剥夺的权利时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和坚定不移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希望,从今以后,联合国组织将能够实现其最基本的目标,这就是:

“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这关系到国际社会今天负有压倒一切的责任执行的崇高任务:保证这些希望绝对不破灭。

我们在实现世界和平、正义和进步之前还必须走很长的一段路,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认现在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的积极影响。

在安全、自由与进步充满希望的同时,仍然还存在着诸如不发达与贫穷的持续存在的问题,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挑战,其形式是种族或民族的冲突,内战的威胁以及成为当今许多富余国家话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日常关注的事务的移民所造成的对外国人的畏惧和仇恨的浪潮。这就是说,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处在一个紧要的时

刻,我们必须在我们眼前倒塌的新的秩序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秩序。因此,我们面临破旧立新中的所有问题。这是一个所有国家必须共同迎接挑战。

如果到现在为止,军事集团之间的平衡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力竞争保证了世界一个部分的和平,甚至把冲突转移到其他地理地区,那么现在就不再可能把这种对抗作为一种借口,使得无法忍受的局势永远存在下去。

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作为一个通过法律致力于和平的国家,作为一个完全致力于加强和平与安全、巩固国际团结与合作的国家,塞内加尔愿意对全世界都强烈期望的新的国际秩序的审议作出贡献。

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在国际关系中保证对法律的尊重。我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人民和所有民族都参与的新秩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这种新秩序将表达他们对自由、和平与社会进步的合法愿望。

我国一直坚持认为,持久和平、安全和正义不会产生,除非所有国家都遵循法律准则,而联合国有责任确立这些法律准则。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提到的对海湾危机的解决方案所寄予的希望的全部含义。在这场危机中前所未有地动员一切努力支持国际法的行动,这应该鼓舞在今后法律遇到危险的任何时刻应作的努力。如果正义要战胜一切,法律面前人人都应该平等。

在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难道不是本组织的基本宗旨之一吗?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他们仍在等待国际社会恢复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即收复家园和获得土地的权利,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能够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今天,值得称赞的组织中东和平会议的努力已经作出,我们希望这一会议将能够为谈判提供一个框架,在联合国有关决定的基础上,这些谈判最终也许能够开创通向和平、安全和睦邻的进程,同时尊重整个地区的各族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基本权利。

但我们认为,建立和平与安全秩序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在和平遭到威胁时采取真正的预防性外交行动来处理局势。

安全理事会被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它看来是履行这一使命的理想机构。充满安全理事会的新气氛现在应该使它能够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权威。那么再进一步预测并防止这些冲突难道不是可取的吗?

如果安理会能够定期召开会议,审查国际局势,它也许能够识别潜在的冲突地区,然后努力在危机爆发以前就加以遏制。在这一点上,应该考虑加强秘书长的作用,以及他派遣观察团和调查团向安理会报告局势的权力。

联合国在其维持和平行动中已经获得惊人的成就,应该得到我们的祝贺。我们重申我们愿意支持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在维持国际和平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我们认为,不管在哪里有冲突的危险,首先应该考虑加强和扩大这种努力。

在全世界建立和巩固和平与安全也意味着鼓励自由和民主政权的产生。自由会对和平产生强大影响。

当我们回顾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历史,我们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世界造成流血的大约150起冲突中,没有任何一起冲突使得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互相对立,这难道不具有重要意义吗?

在过去曾是对手的两大集团之间的紧张局势目前的缓和中,自由是真正的催化剂,这难道不具有重要意义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宪章声称:“战争始于人类的头脑,必须在人类的头脑中建造和平的堡垒。”

建造这些和平的堡垒意味着巩固自由、容忍和尊重人权的价值观念。

正是因为今天在对这些价值观念的尊重方面有协商一致的意见,我们正在经历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时代。

这些为自由而努力的活跃力量应该得到鼓励,正如南方委员会所恰当指出的:

“归根到底,南方对全球社会的正义、平等和民主的请求不能够脱离它在

自己的社会当中追求这些目标……所有这些只能……增加南方得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机会”（《对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英文第287页）。

塞内加尔和西非经济共同体的所有16个成员国懂得这一点。在1991年7月6日于尼日利亚的阿布贾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议上，它们通过了一项“政治原则宣言”，宣言的目的正是给它们提供民主路线的坚实基础。

在这个宣言中，成员国作出承诺：

“……促进和鼓励我们各国人民充分享受他们的基本人权，特别是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权利，这些权利是个人尊严所固有的，对其自由和不断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共同体各国以这种方式表达它们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参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建设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深厚感情，承诺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新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把国际法置于首位、防止冲突和促进自由，这些因素将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迎接连续挑战的新的国际秩序。

建设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未来还特别意味着我们必须迎接不发达的长期挑战。已经有人指出，发展是和平的另一个名称。十一年前，由前德国总理维利·布兰特主持的处理国际发展问题的南北委员会在其题为“南北——生存计划”的报告中着重强调：

“饥饿盛行的地方不会有和平。如果我们想消除战争，我们也必须消除贫困。”

然而今天，尽管有这种警告，贫穷持续存在，而且还在蔓延。这种状况由于原料价格的不断下降、外债以及结构性调整计划的需求而持续恶化，它表明为发展进行国际合作仍然没有成为最近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更新的一部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南方国家在债务负担和贸易条件恶化的压力下，为了偿付本身受制于波动的利息，南方国家进行了更多的努力，生产了更多的产品，但它们的收益却更少。南方仍然

在以每年几百亿美元的数字支付北方。鉴于这种原因，富有与贫穷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应当承认，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种不可忍受的状况，意识到南北经济的相互依赖。现在人们承认，不解决发展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或者移民、贩毒之类的问题，这只是列举几个而已。

的确，人们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帮助解决南北之间这种特有的不平衡。我特别指的是1990年9月召开的专门解决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的巴黎会议，那次会议为这些国家通过了行动纲领。我也是指一些北方国家为减轻一些南方国家的债务负担而采取的无数单独的主动行动。就在纽约，1990年4月召开的大会第十八届特别会议将恢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指定为1990年代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同时努力将国际合作提高到能够迎接这一挑战的水平。

然而，我们自然必须走的更远。在去年的大会上，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提出一个由新资源支付的援助发展中世界的国际计划的想法，该计划旨在召集大家对造成不发达这一“现代的悲剧”的各种因素进行实质性辩论。新的资源是可以得到的，因为随着即将出现的军备竞赛的停止，相当多的资源将以所谓“和平红利”的一部分节省下来。人们长期表达的为了和平进行裁军的要求今天就因此变得尤为紧迫。在这方面，应该注意到1987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承认裁军与发展之间存在着道德与政治联系，必须通过在各地区和世界采取具体的措施实际地体现这种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考虑这一问题，确保用于军备竞赛的巨大资源至少有一部分转而用于发展的时机已经来临。然而，援助发展中世界的国际计划要求建立南北对话，这是更新国际经济关系所必不可少的。塞内加尔深切地意识到这种需求，它与印度、委内瑞拉和埃及一起，于1989年7月法国革命200周年之际在巴黎采取主动行动，同一些北方国家就这个议题进行了非正式讨论。这一努力还在进行之中，我们希望最终这种对话的恢复将是富有成果的。

与任何时候相比,为合作进行对话更有利于为世界两极的团结与和平建立合作的机制。与南北对话同样必不可少的是促进南南合作,它是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我国已将南南合作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个根本因素,也建立15国集团这个南南磋商与合作最高集团的倡议国之一。15国集团已于1990年6月在吉隆坡召开了第一次首脑会议,这种论坛将给予南南合作以具体的内容和政治动力。

正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塞内加尔忠诚地、满怀决心地努力促进非洲经济一体化。随着非洲统一组织上一届首脑会议通过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非洲经济一体化目前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将来的共同体会在一些区域组织的基础上得以发展,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这个框架内,西非16国将努力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领域实现真正的一体化。

我们打算继续并加强这种努力,因为我们意识到,正如阿卜杜·迪乌夫总统所指出的那样:

“要解决我们的问题,首先必须通过建立一个真正完整的共同体实现我们各国经济的团结”。

塞内加尔国家首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的这段讲话最为雄辩地反映了我们实现非洲一体化的坚定信念,我们认为非洲一体化是我们进行不懈追求,实现更大程度的富强与进步的主要步骤。

这使得我想谈谈非洲的具体例子。几天之前,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行动纲领1986-1990年》的一次审查会议上,大会再次讨论了非洲的情况。请允许我提醒会员国,非统组织当时的主席、阿卜杜·迪乌夫总统是1986年5月召开的、导致起草这一行动纲领的专门讨论非洲严重经济局势的大会特别会议的负责人之一。

今天,众所周知,非洲通过与国际机构合作实行了人们期待的改革,履行了它在这一纲领框架内所作的承诺。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其他的伙伴没有这样做。因此,在纲领通过5年之后,正如秘书长在几天之前的一次审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明确指出的那样,非洲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显然一直在恶化。

但是令我们十分遗憾的是,尽管非洲组进行了令人称赞的努力,那次会议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使其通过向会议提交的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计划草案。因此,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在即将再次讨论这一计划草案的文件大会上采取解决面临非洲大陆空前危机所必须的果断措施。

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做到这一点。对于塞内加尔这样一个萨赫勒地区的国家来说,由于多年来都面临着旱灾和沙漠化的问题,环境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我国很清楚,阻止环境恶化的斗争首先必须在国家一级进行,因此我国在其发展政策中高度重视克服旱灾和沙漠化以及保护自然资源的工作。

与保护环境有关的问题非常重要,范围又很大,因此只有采取全球规模的行动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在这方面的国际支援具有特别的意义,尤其因为这方面的利益显然是相互依存的。

目前,我们星球的生态健康确实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是北方消费型社会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是南方贫困国家为生存而进行的不顾一切的斗争。因此,只有通过考虑环境与发展之间密切关系的方法才能够解决问题。

幸运的是,国际社会已经很快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必然产生全球性后果的危险。

1989年生效的《臭氧层问题蒙特利尔议定书》,1989年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有害废物过境运输的公约》,去年召开的伦敦气候大会,以及很快将出版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节奏、性质和影响的联合国研究报告都是在认识到上述问题以后所采取的积极行动。

但是这些行动必须得到加强和扩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将于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大会寄予很高的希望。这次会议应该使我们有机会深入地研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确定各项原则,以指导我们对环境和发展问题采取的集体态度,尤其要制订一项可能不仅阻止环境恶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逆转环境恶化的行动战



略。

在我们一些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畸形现象，尤其影响了我们人口中最脆弱或最贫困的阶层：妇女、儿童和一无所有、甚至被剥夺了未来的失业大军。妇女的发展、儿童的生存和保护以及非法贩运毒品等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在此，我国重申毫不动摇决心继续支持执行去年9月在第一届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上由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在此通过的《关于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的世界宣言》以及《世界行动计划》。

我们还愿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反对滥用毒品十年(1991-2000)的框架内努力实施专门讨论毒品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十七次特别会议通过的《世界行动计划》所提倡的各项措施。

我愿再次指出，少年犯罪、非法贩运毒品、非法移民和许多其他消极社会现象同南方贫困国家普遍面临的经济不发达弊病是有联系的。

因此只有在通力实行均衡的发展战略时适当考虑到经济进步的社会方面，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46年前，当世界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梦中醒来的时候，一种希望诞生了，一种信念以具体的形式出现了。这种希望就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从今以后将知道怎样通过一起努力确保对个人自由、尊严和正义权利的尊重以及对每个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尊重来防止爆发新的战争。这种信念就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现在可以完全用于以和平方式建设未来，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用来战胜贫困、无知、流行病和自然灾害。

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能够使他们实现正义与和平的理想。各自可以摧毁地球许多次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似乎无法缓和的对抗以最后把国际关系变成一种简单的算术问题而告终：最弱小的人民仅仅变成了工具，一个阵营的所得成了另一个阵营的损失。

今天，随着这一两极化秩序的崩溃，我们有了一个建设一个以和平、正义和进步为基础的新世界的历史性机会。如果我们积极地努力，就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因为我们有资源和能力。人类已经在动荡的历史进程中克服了许多挑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人类也可以克服第三个千年的这一挑战。这是我们的美好希望，也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在迎接这一希望和自由时代的时候，我国热切希望，正在形成的世界新秩序将是世界各国集体努力的结果。这样，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再也不会忘记法治是国际社会所有国家所必须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所有国家。

阿富汗共和国总理法斯尔-乌尔-哈克·卡利克亚尔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聆听阿富汗共和国总理的讲话。

阿富汗共和国总理法斯尔-乌尔-哈克·卡利克亚尔先生在陪同下走上主席台。

主席:我很高兴地欢迎阿富汗共和国总理法斯尔-乌尔-哈克·卡利克亚尔先生阁下。我请他向大会发言。

卡利克亚尔先生(阿富汗)(以达里语发言:代表团提供英文文本):首先,我愿最热烈地祝贺希哈比大使当选为联大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并祝愿他在履行其崇高和责任重大的职责中取得完全成功。令人满意的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水平很高以及具有杰出品质的外交官被选到这一具有威望的职位上。大会主席来自一个与所有穆斯林人的心与此紧密相联的国家--沙乌地阿拉伯--这一事实对我们具有特殊意义。

我还要向他的前任,马耳他的吉多·德马尔科先生阁下宝贵服务表示赞赏,他成功地指导了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事务。

阿富汗共和国真诚的祝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立陶宛、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加入国际社会。应该指出的,我们国家是最早正式承认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共和国独立的国家之一。

我对纽约的访问以及我来到这个大厅并不是为了遵循传统的习惯，利用这一世界讲坛推动和宣传政府和国家政策。我不仅是以一个政府而且也是以一个国家、一个13年来在战火中燃烧的国家的名义在这里出现。那一战争对我们国家的精神以及实际的存在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命运攸关的13年里，我们的国家阿富汗被拖入了一场冲突的深渊，这场冲突是如此疯狂和无情以致于使十分之一的英勇爱国的人民遭杀戮，并使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过着痛苦的流亡生活。这场冲突掠夺了阿富汗的文化价值和遗产，并且浪费了价值上相当于过去50年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投入的劳力和资金的物质财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团结——那是我国人民不可分割的各部分之间在数千年中共存以及他们为捍卫阿富汗独立的民族特征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所成果——被投入一种危险的游戏之中。

为什么一个靠双手劳动流汗为生的民族，一个只向真主低头、对任何人不怀敌意的民族，要遭受这样悲残的命运？谁应该为阿富汗人民的所有痛苦负责？所有这些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哪？我们必须承认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尽相同。一些人认为可怕的贫穷、历届前任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阿富汗偏于依赖世界上的一个集团是主要原因。其他人则责怪阿富汗的敏感战略及地缘政治位置以及冷战时期大国及其地区盟国为扩大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拼死竞争。这些和其它因素影响局势的程度可能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谴责和怪罪的不止一方。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已是由我们把每个有关的因素提交给历史法庭判决，以衡量和分配其各自的作用及责任的程度的时候？可惜现在还不是。

谁能否认有关阿富汗1978年4月以来内外发展的大量部分文件和证据依然被列为机密？谁能宣称阿富汗人以及世界公众已对所有事实真相有充分了解、而不是只了解经描绘的事实？我们能否不偏不倚和公平地评价分析各种事件及其影响，或是判断目前局势的持续是否不可避免的将导致新的因素出现、从而拖长这场流血？

我真诚地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谁也不能断定导致我国这场血腥的冒险活动的

实际理由和原因,谁也没有在这种借口下拖延早日结束这场危机的道义权利。

考虑到阿富汗人民的利益以及世界的主流趋势,狭隘和复仇的概念和态度必须抛弃。的确,我们必须找到使阿富汗人民得救、对他们有利于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它必须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和文明人道德、符合阿富汗的传统以及伊斯兰教义和宗旨的和平的政治解决办法。使用武力和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做法已经遭到拒绝并成为可憎的。尽管耐心的阿富汗人民的精神和肉体遭受了痛苦和创伤,但没有理由怀疑企图获得军事优势是的。

而且,导致出现阿富汗问题并使其加剧的一些重要原因已不存在,或是减少了重要性。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原则和基础已有剧烈的变化,东西方血迹斑斑的角逐场所越来越有限。苏联军队撤离我国已有两年,阿富汗的国家政策、作用以及法律、政治和经济结构都出现了重大变革。同样,冲突各方的组成及其盟友的政策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每一个阿富汗人至少失去了一位亲人,他们开始对这场毁灭性自相残杀的战争感到厌倦。世界也不愿再提供金钱和武器由阿富汗人去屠杀阿富汗人。这些产生于世界范围内的新思维方式和我国内民族各解政策的各种变化为结束我国人民的痛苦和苦难提供了条件。

我国政府承担了行政管理的重大责任,并在我国历史中一个最敏感和关键的时刻得到了议会的信任票。但是,我并未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阿富汗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促进朝着建立一个新的选举政府过渡的任务。因此,目前三分之二的内阁成员都是有影响的、非党派人士和在西方接受训练的有经验的技术专家,这并非偶然。

我必须明确指出,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只有疯子才能产生野心和权力欲。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之所以挑起政府这个使人精疲力尽的重担,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和所有其他阿富汗爱国者面临着关系到我国被蹂躏的人民的命运这一令人敬畏的责任。

我们知道,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任何政府有权声称它享有全部阿富汗人的支持。

但是,这一事实根本不能否认我们为所有阶层人民服务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人道主义的义务以及爱国主义和伊斯兰的责任。我们认真承担了政府作为在阿富汗交战各派之间实现和解与妥协的工具这一工作。因此,我们制定了政策将阿富汗最高民族利益置于所有党派、意识形态、部族、语言和宗教考虑之上。我们认为,和平已成为我国人民的最高愿望和最紧迫的需要。因此,我们把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奋斗作为我们光荣和直接的责任。但是,只有当阿富汗社会所有有效力量都具有停止战争和建立和平的真正意愿和决心时,我们才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有关的主要各方只有通过实际作好开始谈判的准备,才能令人信服地表明这样一种决心。不幸的是,某些人士无视阿富汗和世界公众舆论,仍旧怀着取得军事优势的不现实的希望。这种希望妨碍了阿富汗内部对话的开始,而这些对话却可以成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

凭什么能够自称是和平的政治解决的支持者,而同时又不肯和主要各方进行谈判呢?阿富汗人在历史上始终保持着阿富汗人这个清白的名称。他们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体面地、友好地生活着,并能独立作出判断。阿富汗人有一个共同的家园,为拯救其免于战争灾难之中,他们应当团结起来,寻找一个健全的方案。如果我们在和平进程中忽视在国外的阿富汗人,我们将犯一个同那些希望否认阿富汗人在国内作用的人一样严重的错误。军事努力屡遭失败说明存在着某些困难和客观现实,对此应予承认和恰当理解。

毫无疑问,国家的最高利益将为在矛盾的现实取得和解与和睦提供牢固和坚实的基础。我们完全理解,常年的对抗和随之而来的痛苦在各方之间造成了不信任的鸿沟和冷酷的感情。但是,国家及人民的目前和将来的利益使之绝对必要将报复与复仇的感情搁置一旁。企图清算和进行复仇将导致恶性循环。需要以共同的勇气、大度和宽恕来减轻过去的深深的悲痛,期待明天的幸福与安宁,并用民族一致和团结的香膏来医治我们虔诚的人民在心理上和身体上所遭受的创伤。

阿富汗共和国政府为消除分歧的原因和起因和尽力使各派的立场更加接近而作

出了认真和诚挚的努力。

在纪念国家独立72周年的时候，喀布尔在就政治解决提出了几项建议之后，又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们赞成同阿富汗共和国国家的反对者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和无条件的会谈，因为提出先决条件会导致会谈的推迟。同几个反对派组织的谈判进程在不同级别继续进行着，但其他反对派仍未进行直接谈判。我们建议，阿富汗共和国代表同反对派组织代表间的会谈在有中立的第三方出席的情况下举行。换言之，阿富汗共和国准备通过联合国或对阿富汗问题感兴趣的国家的斡旋同反对派组织进行谈判。”

作为对上星期美苏联合声明的反应，阿富汗总统建议，作为第一步，先在阿富汗全国境内实现停火，并开始在国家、国内圣战者委员会司令、以白沙瓦和德黑兰为基地的各党派领导人、前国王及其追随者以及生活在欧洲和美国的阿富汗知识分子间举行会谈。

阿富汗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在阿富汗，人民高度尊重他们的长辈和上了年纪的人。在目前情况下，当战火在国家燃烧的时候，我国人民期待他们的长者，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其中包括我国前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积极投入灭火工作。我们知道，在国外的所有阿富汗人士也关心他们的国家，但是正如普什图语成语所说，“哪里放火，哪里的土地就燃烧”。国家和人民在等待着他们。在目前情况下，沉默和无动于衷将是不可原谅的罪过。

在这个有权威性的世界讲坛上，我希望向大会和世界人民传递千百万疲惫不堪和遭到战争蹂躏的阿富汗人沉默的呼唤，他们的生活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恶梦。面对阿富汗的灾难，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认识到它们道义上的责任，利用《联合国宪章》所提供的机制，为谈判和政治解决奠定基础。在这血、泪和火的悲剧面前保持沉默和无动于衷反映了缺乏良知和放弃道义责任。这种不采取行动的做法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

这里,我谨代表阿富汗人民和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及其私人代表贝农·塞文先生表示感激和谢意,感谢他们为协助达成阿富汗问题和平政治解决所作的认真和不懈的努力。

秘书长的声明包含了阿富汗问题政治解决的五个要素,代表了国际一致意见,并得到阿富汗共和国和所有有关国家的支持。这些文件保证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阿富汗人民自由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所有阿富汗人都同意的其他价值的权利。秘书长的声明考虑了阿富汗冲突的性质,包含了使所有交战各方达成一个全面的、可行的、公正的和体面的解决的因素。这些条件使围绕秘书长的声明达成全国一致意见和在有关外部各方中形成谅解成为可能。声明中突出的一点是,在过渡时期和和平进程结束时,我国人民的基本需求,即安全、稳定、民主和发展将得到保证。

我促请这个各国聚集的大会利用其道义上的力量和声望要求阿富汗各方和有关政府采取步骤落实秘书长的发言,毫不拖延地为达此目的而进行谈判。我坚定认为,在阿富汗人的民族团结和世界团结的暖流中,误解和敌意的坚冰将破碎,阿富汗人将凭借他们数千年的传统找到解决其问题的和平的方式和方法,开始重建其遭到破坏的国家。我们远离其家园的兄弟姐妹将回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身边;所有阿富汗人将携起手来实行一种将根据他们自己的愿望处理其与国家政府的关系的社会政治秩序。

我认为,如果我们把阿富汗平原上的少数几个人的个人利益放在一边,排除一些国家的某些集团的非法影响和隐藏企图,所剩下的分歧并不是大得不能解决。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先生和苏联外长鲍里斯·潘金在他们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会谈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朝着消除不利于确保我国和平的一个障碍的方向迈出的一个巨大步伐。我们非常希望日内瓦协议这两个担保国的这一建设性立场将得到其他有关国家的实际支持与合作。

我们也希望秘书长最近对德黑兰和利雅得的访问以及与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

阿拉伯的领导人,还有两个圣战者组织的领导人,即哈兹拉特·萨希卜·塞卜贾图拉·穆加迪迪和杰纳卜·皮尔·萨希卜·赛义德·艾哈迈德·贾拉尼进行的讨论对实现和平的努力提供了又一个动力,为就开始一个过渡进程进行谈判奠定了基础。在我访问秘书长期间,我们讨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实际和符合逻辑的选择和可能性。

阿富汗人一再证明,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而放弃他们的个人利益;但他们将不会允许其他人利用阿富汗人今天的问题将其隐藏的意图强加给他们。在其祖国内外的阿富汗人对他们的国家利益十分敏感,他们将不接受任何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和破坏。

我们希望并期待联合国将采取一些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新的主动行动,根据秘书长的发言,通过阿富汗人之间的协商制定出一种过渡时期的机制,防止各种报复和仇杀行动。

我们在此谈论的不是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权利。阿富汗的居民为阿富汗人和穆斯林。事实上,其他国家的政治文书中所认为的少数民族问题,就阿富汗的情况而言是毫不相关的;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中心应是需要确保和保障阿富汗所有公民的人权,而不论其以前属于何种派别,采取了何种行为。

过渡时期的机制必须以全面和可靠的方式使这一点得到保证。我促请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在为以和平的方式结束阿富汗冲突继续作出努力的同时,还应给我们的人民提供慷慨的援助,以便从全国目前这代人的生活中消除战争造成的悲惨和严酷的后果。

我国人民渴望和平,但他们也需要粮食、药物、燃料和其他基本物品。我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它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但战争这个魔鬼限制了使自然资源得到适当利用的可能性。在和平一旦恢复后,毫无疑问大量资金将从战争预算中抽出,用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确保繁荣。然而,我们不可以,也绝对不能等待和平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粮食和燃料供应严重缺乏的问题。



阿富汗人是富有爱国心、笃信宗教、信奉神明、勇敢、自豪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愿在得到承认的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同其邻国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全面合作。他们在尽力捍卫其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他们希望在自己中间和平相处,并与世界各国保持和平,不成为任何人的敌人,而是作所有人的朋友。

我国赞成同与我们信奉同一宗教的邻国,即巴基斯坦保持良好关系。我们一直准备与巴基斯坦就增进我们的友谊和双边合作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谈判。我充分相信这个目标符合两国和整个区域的利益。

我们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同的纽带。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和我们共同的宗教紧紧地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有着广泛的扩大相互合作的机会。我们认为伊朗是一个对我们区域发生的变化具有影响的大国。我们愿促进并发展我们与伊朗的友谊和互利合作。

我们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重要的邻国;在过去和现在中国这个阿富汗人民的朋友为我们的经济项目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帕尔万灌溉项目、喀布尔的巴格拉姆纺织厂和坎大哈拥有300个床位的医院等等。今天,过去存在的中阿关系方面的限制已经消除。我们的记者、运动员和私人企业家都前往中国,两国的关系出现了显著的改善,这符合两国的愿望。

我们十分确信我们与苏联和印度共和国日益发展的传统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这两个国家一直帮助阿富汗共和国努力实现国家的和平。

阿富汗人民特别重视与沙特阿拉伯这个伊斯兰大国的关系,该国是穆斯林圣殿的所在地。数百年来真主的殿堂以及伊斯兰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和哈里发的圣殿把我们的穆斯林吸引到那个地方。我们希望我们的沙特阿拉伯兄弟不仅将对我们的使沙特阿拉伯与阿富汗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呼吁作出肯定的反应,而且利用他们的道义方面的影响和巨大作用恢复阿富汗的和平。

阿富汗和土耳其人民相互间是传统上的朋友。我们通过几十个教育、文化、医

疗和国防项目与土耳其进行了真诚的合作,我们十分珍视那段回忆。阿富汗政府将利用各种机会扩大和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我们与叙利亚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两国政府扩大双边合作的努力正得到令人信服的加强。

科威特最近已将历史上痛苦的一页翻过去,它一直是我国的朋友。我们正在寻求必要的渠道,促进与科威特的互利的合作。

长期的友谊与合作的纽带紧密地把阿富汗和埃及人民连接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加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传统关系的努力将取得所期望的结果。

阿富汗正作出同样巨大的努力,以依靠国际法的原则发展与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良好关系和互利的合作。

同美利坚合众国保持正常友好的关系符合我国的利益,并且对于我国人民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美国的多边经济、科学和文化合作的许多体现包括下列项目,如赫尔曼德河谷、喀布尔--坎大哈公路、创建喀布尔大学大楼以及附属学术系统,以及在美国教育机构培训数以百计的阿富汗专门人材,这些在我国得到了充分的赞赏,并显示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牢固友好关系。我们希望美国政府会接受我们伸出的深切友谊之手,并且会朝着同阿富汗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进。

一些游客和历史学家曾经把我国比成瑞士,瑞士对阿富汗人民的命运特别关心。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该国外交国务秘书克劳斯·雅各比先生对喀布尔和周围地区的颇有新意的访问。他的访问旨在冲突各方之间促进建立谅解与和平。我们真诚地感谢瑞士采取的这个勇敢行动。

我们还希望同联合王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其他西欧国家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能有更广泛的关系。上述每一个国家都在阿富汗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对此我国人民表示深深的感谢。

即使在十分艰苦的战争岁月,我们同日本、大韩民国和其他东南亚和远东国家保持了商业关系。和平的恢复为阿富汗同这一区域的经济基础的联盟提供了更加有

利的基础。阿富汗共和国按照其经济政策,要求加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并愿意同邻国建立合适的经济联盟。

吸引外资是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阿富汗愿意在诸如银行、空中和陆地运输、工业、建筑、通讯、探矿和采矿、建立农场和牧场、灌溉系统、开发能源综合性企业等领域不加歧视地对全世界各国的外国投资提供受法律保护的便利。

阿富汗共和国作为不结盟国家运动和伊斯兰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希望进一步促进和加强它同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的友好关系,并将努力争取实现他们的共同理想。同其他国家一起,我们将为加强和提高联合国在解决全球问题和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实施《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作出贡献。

阿富汗是一个热爱和平、不结盟和独立的国家,我们不想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或进行侵略。我们强调,阿富汗是真正认真地争取在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和政府保持友好关系,并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平安宁地共处。

这是我们对所有阿富汗人的真诚呼吁,这也是所有的阿富汗人对于全世界的真诚呼吁。阿富汗民族已经为它为和平和正义而进行的斗争取得了价值、尊重和声誉。对这个从自由中诞生的独立国家的任何声援和同情感情都应运用于终止其痛苦,而不要造成和进一步加重其苦难和痛苦。

我请求自由独立国家的代表给予我们合作和真诚声援的援助,我祈求全能的真主赐予阿富汗人幸福、赐予全人类和平和繁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阿富汗共和国总理刚才所发表的讲话。

阿富汗共和国总理法斯尔--乌尔-哈克·卡利克亚尔先生在陪同下走下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刚才听取了这一次会议的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人。

现在,我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谨提醒各成员,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发言不能超过十分钟,第二次不能超过5分钟并且应由各代

代表团在他们的座位上发言。

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葡萄牙外交部长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再一次花时间--他因此滥用了大会宝贵的时间--对有关东帝汶人民行使自决权的进程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歪曲事实。

这位外交部长不应忘记1975年8月帝力的葡萄牙殖民当局在听任东帝汶的局势恶化至内战之后,以最不负责的方式干脆放弃了那个领土。事实上,在通过秘密地将武器弹药交给一个政治集团,即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从而几乎挑起内战之后,葡萄牙殖民政权因此完全错误地处理了非殖民化进程。事实上,葡萄牙这么做的同时实际是放弃了它作为管辖国的责任,而甚至革阵当时通过所谓的单方面宣布独立强调了它的责任。

因此,东帝汶人民认为自己再也不受同原先的殖民国之间的非殖民化公约的约束,并行使了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合法权利和责任,这就不奇怪了。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和第1541(XV)号决议中的第6、8和9条原则,并且符合联合国传统的惯例,东帝汶人民通过选择以并入印度尼西亚实现独立来决定它自己的命运。

在1975年8月和11月印度尼西亚根本没有卷入东帝汶所经历的悲剧性事件,尽管印度尼西亚不得不承受动乱的后果:四万东帝汶难民越过边界逃至西帝汶。因此,印度尼西亚后来卷入东帝汶可被看成是以尽量正确和克制的方式对伴随着非殖民化进程出现的混乱和悲剧性的情况作出反应。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的角色根本不是吞并、入侵或占领另一个独立国家,而正是对非殖民化进程的本质和实践作出了贡献,其办法特别是帮助保证大多数人民表达的意愿不会被残暴少数的武装恐怖和单方面的强加于人所推翻。

象葡萄牙外长那样把东帝汶过去十五年中的局势描述为广泛的镇压和使用武力,是很荒唐的。相反,东帝汶人民与其在印度尼西亚其它省份中的兄弟姐妹一道,正致力于其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在经过400年葡萄牙殖民压迫之后,东帝汶人民现在正享受自由和发展的成果。

一个人的发言应以其行为来判断。葡萄牙外长谈到葡萄牙议会代表团计划对东帝汶的访问。实际上,正如秘书长报告(A/46/456)中所载,两国政府刚刚就这次访问的职权范围和方式达成一致。代表们可能会琢磨葡萄牙是否真心想在联合国寻求全面的、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东帝汶问题的方案。鉴于我们达到该进程中的这一微妙阶段,我们本来期望葡萄牙也会表现出一些克制,从而不致破坏无疑将大大促进尊敬的秘书长值得赞赏的努力的建立信任气氛。

夸丁·桑托斯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我要对印度尼西亚代表刚才就葡萄牙外长今天下午所作发言中有关东帝汶问题的部分所说的话谈几点简要看法。

印度尼西亚代表首先提到1975年对非殖化进程的处理不当的情况。我们已数次在这里和其它论坛上指出,葡萄牙并不拒绝承担其对1975年所发生事件的部分责任。我们怀疑其他人能够说出同样的话。

我还要指出,在此关头,至关重要的不是谁应当为1975年发生的事件受指责,而是如何维持东帝汶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根据《宪章》和联合国有关决议所享有的权利。我们认为,在这些权利仍然岌岌可危而问题仍然存在的1991年仍要回过头来讨论究竟要为1975年发生的事件指责何人,是枉费心机和毫无结果的。

对于被印度尼西亚代表描述为毫无根据的广泛的镇压和使用武力的指控,我只想指出,印度尼西亚任命的东帝汶总督马里奥·卡拉斯卡拉奥先生说过:在1975年至1985年期间,至少有100,000人因这期间该领土上泛滥的饥荒和暴力而致死。我还想到由象大赦国际和其它国际人道主义组织这样的消息权威人士在各种场合在各个论坛中提供的无数声明,文献和证词。

最后印度尼西亚代表提到两国政府一致同意的计划中的议会代表团访问。我们真诚希望,这次访问将导致促进在秘书长的主持下进行的对话进程,以找到解决该问题的公正、全面、国际上一致同意的方案。然而,不能期望葡萄牙对东帝汶现存的事实和局势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这是我国政府的坚定承诺--在结束该进程中与秘书长合作的最好方法,就是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例如印度尼西亚仍未

执行的安全理事会第384(1975)号和第389(1976)号决议。

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我要讲几句话以答复葡萄牙代表刚才说的话。

确实,葡萄牙于1975年不负责任地放弃该领土之事属实,我完全同意葡萄牙代表的话,即我们不应在此阶段指责任何人。但是应当记得,我们现在面对的局势是葡萄牙放弃该领土和对东帝汶非殖化进程处理不当的不负责任的方式的结果。

第二,印度尼西亚也真诚希望——这一观点已经阐明并继续成为印度尼西亚的立场——议会代表团对东帝汶的访问将有利于在联合国找到一个全面和国际上接受的解决东帝汶问题的方案。我刚才想说明的要点是:既然我们已经同意这次访问,我们应当克制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去避免互相攻击和滥加无根据的指控和指责,不能克制自己并争取在我们之间建立信任,从而使双方建立信任的气氛,以有利于找到国际上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方式实现这次访问的目标?

夸丁·桑托斯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印度尼西亚代表又一次谈到葡萄牙当局于1975年8月的“放弃行为”。尽管我们今天不想就当时发生的事件进行任何争论,然而鉴于事关重大,我要提醒大会注意:迟至1975年11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两国外长之间进行会晤之后,印度尼西亚承认完成非殖化进程仍然是葡萄牙的责任。

我也想指出我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同样希望不久将进行的访问也会促进国际社会努力公正全面地解决东帝汶问题。这仍是列入这个大会、24国特别委员会和安全理事会议程的关于非自治领土的问题,在适当尊重有关人民的合法权利下这是一个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

下午7点50分散会。